B783.1
W95

PLEASE RETURN TO
CHINESE SECTION
ORIENTALIA DIVISION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七

陳紀三

憲宗皇帝諱旺。明宗次子。嫡母憲慈宣聖皇太后。親生母明慈皇太妃黎氏也。在位十三年。壽二十三。崩葬昌安陵。○帝天資英睿。運撫升平。然享年不永。未見其所行。惜哉。

庚午。開祐二年元至順元年。夏五月。以誕日爲會天節。○秋七月。順聖保慈皇太后。崩于安生木梟庵。太后性仁慈。凡英宗子。雖庶出。皆愛護撫育如已子。惠眞公主英宗所鍾愛。太后亦加愛之。天眞太后出也。或賜賚則先與惠眞。而後及天眞。英宗崩後。善視惠眞。盖有加焉。至於遇列嬪亦甚厚。如宮中姉嬙王氏。惠眞所出也。有寵懷娠。太后以雙香堂太后正寢。爲坐蓐所。王氏後產而亾。宮人私言上皇曰。太后殺王氏。上皇素知太后慈仁。因大怒笞之。太后亦不以關懷。寶惠國母即保慈大后母。常請元徽即威

追則要速。今徐徐然行。恐有前軍把截。亟遣人視之。果見虜已橫截下流。登陸乃免。其爲人雅量。喜怒不形於色。家未嘗蓄鞭箠以笞奴隸。或笞之。則數其過失。然後行笞。嘗令家僮守舟。國父家僮毆之。其人馳告。日燏曰。死乜耶。曰但毆傷耳。曰不死則已。奚告爲。又有人訟家婢於國父。國父令家僮收捕。婢走入府中。捕者追至中堂。繫捉喧鬧。夫人泣曰。恩主宰相也。平章亦宰相也。緣恩主仁柔。故人輕易至此。日燏從容不應。徐令人謂婢曰。汝第出。處處都有國法。又涉獵史籍。篤慕玄教。通於冲典。（冲深也。飛也。虛也。老子。太盈若虛。虛作冲。）時以該博稱。上皇方幼孺。在閣有疾。常命行安鎭符法。其被鬔加冠。如道士狀。小君貞肅夫人嘗有私請。日燏領之。及出府庭。記室以其事呈。日燏不之許。以親王之貴。歷事四朝。三領鉅鎭。家居無日不開倡優場作戲樂。而人不以爲淫。較之郭子儀窮奢極欲。而人不之非者。殆庶幾焉。貞肅清化人也。故日燏家妾皆清化人。而其子皆清化女所出。厥後除清化知府。每以日燏子孫爲之。如國康之於演州。是也。◯陳克終卒。贈少師。克終爲人。矯情干譽。不事家業。每日晨入朝。則於永昌門尙輦局次歇。審觀奏簿。以備陳奏。朝退則就東宮（明宗時在東宮。）敎授。皆强矯爲之。常與學士阮士固博戲。或二三日夜以繼晝。只據枰啜粥。不假少息。其贏輸止一二緡。而用心太苦如此。又如朋友周睟落成等日邀請。一一皆往。甚至醫官家。有兼味則就其家。軍人供食則嘉其妻。一日。謂其子公綽曰。汝娶某家女。何不見告。初娶寶環。重興間。元人入寇。寶環父母降虜。田產並沒官。及帝即位。詔還之。不以供時祀。其趨時外飾又如此。惟行成一事可觀。故人皆稱賢。歸葬峽山。紹武家奴。斬碎其尸。

辛未。三年。元至順二年。元遣吏部尙書撒只瓦來。告文宗卽位。○遣使如元賀。○上皇御重光宮。皇子晛空武切。侍。遇大風雨。應制賦詩云、安得壯士力。蓋世。可禦大屋之頹風。上皇賞金十兩。晛年十一。

壬申。四年。元至順三年。春二月十五日。祔葬順聖保慈皇太后于泰陵。先是。上皇命日官擇葬日。有駁之日。以今年葬。必害祭主。上皇使問曰。汝知予明年必死耶。對曰不知也。又問曰。如明年以往予必不死。則緩葬母后可也。如明年予死而母后襄成事日襄。事。不猶愈於徒死乎。夫吉禮凶禮。必須擇日。重其事也。豈陰陽家拘泥禍福之謂哉。卒行葬禮。○三月。以阮忠彥爲內密院副使。掌官朝內省籍。○秋七月。以阮忠彥知審刑院事。兼淸化安撫使。忠彥立平允堂。決獄訟。無冤濫。

癸酉。五年。元順帝妥懽帖睦兒元統元年。秋七月。大水。○大饑。

甲戌。六年。元元統二年。春。中書增置左右正言、參議。○上皇巡守乂安道。親征哀牢。以阮忠彥充淸化發運使。運糧先行。車駕至黔州。軍聲大振。哀牢望風而遁。詔忠彥磨崖紀功而還。

乙亥。七年。元至元元年。元遣吏部尙書鐵柱來。告順帝卽位。○秋九月。上皇親征哀牢。敗績。段汝諧溺死。先是。上皇議親征哀牢。不果。至是。又議親征。而眼疾作。或請緩師。上皇曰。去年親征不果。今年又以疾緩師。天下將謂予怯。萬一北虜侵軼。則吾將何恃。遂決意親征。疾尋愈。至乂安。疾又作。上皇乘舟。力疾而行。登陸乃愈。時汝諧管神武、神策。兼乂安經畧大使。而哀牢侵南戎。乃乂安之屬邑。故以汝諧爲督將。諸軍皆受節制。汝諧止率神武及乂安軍以行。意哀牢據南戎。其衆單弱。擊之必克。且砦臨屑邏大江。旣克之後。俘獲沿流而下。過眞臘及諸藩國。皆震耀兵

威。因諭諸國子弟入朝。志欲邀奇功以凌同列。及交戰之日。陰霧晦冥。賊先伏象馬夾攻。官軍大敗。墮水死者過半。汝諧在焉。上皇聞之曰。汝諧用必克之謀。乘必勝之勢。功垂成。卒爲賊所餌。汝諧非不知料敵。但所爲過大而致然耳。乃知人之期望。不可踰分限也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城濮之戰。子玉有必勝之謀。而終敗績。爲文公之所餌也。南戎之戰。汝諧有必勝之謀。亦以敗績。爲哀牢之所餌也。彼二將者。豈無才畧以至是哉。乃驕而取敗也。孔子曰。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。行師之要。莫大乎是。豈有將之驕吝而能成功哉。

○上皇之親征也。杜天覰時管快戸軍。（即神策軍也。）方病篤。命留後。天覰即令家人舁詣永安門外。固請扈駕曰。臣寧死於營門之外。不死於床蓐之間。上皇嘉其志從之。入賊境而卒。上皇嗟悼。勑賜太常樂常祀。後阮愈卒。亦如之。（時常祀用太常樂。惟行遣得之。審刑止用齊內祭。天覰賜太常祀。蓋特恩。寵遇不下於行遣也。）

史臣吳士連曰。小人之用心也。見利則進。見害則退。唯求適己自便。故有見事而辭難者。有當官而托故者。鮮能急於其君也。天覰方疾篤。明宗命留後。常人之情。不過奉命而已。乃固請扈從。不願死於床蓐之間。則其用心惟急於君上。豈不爲辭難托故者羞哉。

○時有上將范蒼檜。性柔和。未嘗與人爭。陳吾郎每輕之。蒼檜不爲動。至於攻戰。則屢有功。亦不以其功加人。上皇常曰。蒼檜之處己也。近於郭子儀矣。○冬十二月。地震。

丙子。八年。（元至元二年。）春二月。上皇自哀牢至京。○秋七月。大水。○冬十月十九日。上皇子暭生。（即裕宗也。）

丁丑。九年。（元至元三年。）夏六月二日。上皇子暾生。（即睿宗也。）○五日。雷震瑞章殿

遏雲亭。○彗星見東北。○閱定文武官。仍置諸省院屬。○秋七月。納平章惠肅王長女顯貞公主。爲宸妃。○九月。詔內外官。考覈所管屬。有供結者留在家。不着役者出之。○以阮忠彥爲乂安安撫使。兼國史院監修國史。行快州路漕運使。忠彥建議。立漕倉貯田租。以賑饑民。詔諸路倣行之。○命興孝王討平牛吼蠻。入鄭旗寨。大破之。斬其酋車焚。師還。軍士皆爵賞。興孝王援仁惠討平南戎故事。請賞守舟者。上皇曰。慶餘之討南戎。自乂安陸行。數日至南戎江。乃刻木爲舟。是守賊境之舟。非守乂安之舟也。今之守舟則異於是。且有賞必有罰。其勢常相須。如守舟欲藉戰勝受賞。使戰者當死。則守者亦死耶。興孝對曰。如無守舟。軍中或聞賊已獲舟。軍士能堅守乎。上皇曰苟如此。先賞在朝方可。如京師不靖。軍士其能赴敵乎。興孝不能對。是役者興孝家僮范艾預有戰功。上皇曰。家奴雖有微勞。不得預朝廷官爵。詔給艾田率五分。又有保武者。上皇所親愛。然不置之要地。非其才也。如英宗之於興保云。

戊寅。十年。元至元四年。秋八月。大水。○冬十月。大風。房屋木樹多倒壓者。○以恭靖王元晫爲參預朝政。恭定王曔爲驃騎上將軍。領宣光鎭。

己卯。十一年。元至元五年。春。改授時曆。爲協紀曆。時候儀郎太史局令鄧輅。以前曆皆名授時。請改曰協紀。帝從之。輅山明縣人。輅常作玲瓏儀。考驗天象。罔不晗合。○秋八月十五日夜。上皇子晫乘舟泛西湖溺水。得之魚梁中。上皇命醫人鄒庚療治。庚曰。鍼之則復蘇。但恐陽痿。鍼之果如其言。自是人稱庚爲鄒神醫。累遷冠服侯宣徽院大使。兼太醫使。○以張漢超爲門下右司郎中。○仁惠王慶餘卒。○是歲熒惑入南斗。留一月方出。未詳其月。

辛巳。十三年。八月以後。裕宗紹豐元年。○元至正元年。春。以阮忠彥為京師大尹。○夏六月

十一日。帝崩于正寢。權安殯于建昌宮。廟號憲宗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帝雖有天資之美。然以弱齡嗣位。國政皆出於上皇。又若不及於政者。所謂父在子不得自專也。安得而議之哉。

○秋八月二十一日。上皇迎皇子暭。即皇帝位。改元紹豐元年。大赦。稱裕皇。群臣上尊號。曰統天體道仁明光孝皇帝。年甫六歲。不立長子恭肅王昱者。跡狂也。○命張漢超。阮忠彥。編定皇朝大典。考撰刑書。頒行。

裕宗皇帝

附昏德公楊日禮一年

諱暭。明宗第十子。憲慈皇后所生也。在位二十八年。壽三十四而崩。葬明皐陵。○帝資性聰睿。學問高明。武備文修。四夷賓服。紹豐之時。政事畢舉。大治之後。荒遊無度。陳家基業。由此而衰。

壬午。紹豐二年。元至正二年。春三月。定文武雜流等官。○夏四月。封上皇女玉瑳。一作白瑳。為天寧公主。嫁正肅王堪。一作興肅。以恭靖王暭為太尉。○五月。占城國主制阿難卒。女壻茶和布底自立。遣使詣闕告哀。○秋七月。尊憲慈皇后為皇太后。○以張漢超為左司郎中。兼諒江經畧使。阮忠彥為行遣知樞密院事。舊制禁軍屬尚書省。至是置樞密以領之。忠彥選諸路丁壯。充禁軍缺額。定為籍簿。樞密領禁軍。自忠彥始。○上皇幸御史臺。監察御史尹定。阮汝為落職。時重修御史臺城。上皇凌晨駕幸。獨御史中贊黎維陪侍。上皇還宮。尹定。阮汝為方至。乃抗疏論上皇不可入臺。仍劾黎維不能諫止。辭甚激切。上皇面諭之曰。御史臺乃宮殿之一。未有宮殿而天子不可入耶。且臺中舊有天子講學處。簿書祗候供奉筆硯在焉。此天子入臺故事。昔唐太宗觀實錄。況入臺乎。定等猶力爭。數日不已。帝諭之再三。亦不止。乃落職。○冬十月。以誕日為慶天節。

癸未。三年。元至正三年。春二月。上皇幸天長府。○夏四月朔。日食。○五月。六月。旱。詔賜減今年人丁稅之半。○冬十一月一日。欽慈皇太后崩。○是歲凶荒。民多爲盜。王侯家奴尤甚。

甲申。四年。元至正四年。春二月。茶鄉人吳陛。聚衆於安阜山。爲盜。○改聖慈行遣司爲尚書省。官朝行遣司仍舊門下省。置宣徽院大使、副使。改登聞院撿法官。爲廷尉寺卿、少卿。置勸農司、屯田使副。總路置安撫使副。屬州置通判。又設小路提刑、漕司、轉運職。天長府置太府、少府。○復國父上宰國瑱官爵。○秋八月。置諸路鋒團二十都。逐捕盜劫。○十六日。葬憲宗于建昌安陵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天子七月而葬。昔周桓王七年始葬。以周室有子儀、黑肩之亂故也。憲宗至是始葬四年矣。未聞有故也。蓋有上皇而從其命歟。然當時未聞以禮爭者。

○是歲凶荒。民多爲僧。及爲世家奴。

乙酉。五年。元至正五年。春二月。試太學生。試法用暗寫、古文、經義、詩賦。○夏四月。五月。旱。詔錄囚。減雜犯罪。○秋八月。元使王士衡來。問銅柱事。遣范師孟往辨之。按。是歲元國處處盜起。且後年九月。師孟受命迋陞。何往返之速。此事未必有。姑存之。○冬十一月。以張漢超爲左諫議大夫。○差軍人捕吳陛於安阜山。陛衆逃散。

丙戌。六年。元至正六年。春二月朔。日食。○遣范元恒使占城。責問遞年朝貢缺禮。○夏五月。哀牢寇邊。命保威王皭擊破之。獲人畜甚衆。○秋九月。以范師孟爲掌簿書、兼樞密參政。○冬十月。占城遣使來貢。禮物甚薄。

丁亥。七年。元至正七年。春正月朔。日食。○夏六月。保威王皭有罪。出爲望江鎭驃騎將軍。尋殺之。長安路萬女江。國初宋商舶來。進小人國人。身長

七寸。其聲似蠅。不通言語。又進火浣布一疋。價錢每尺三百鏹。留傳爲貴物。後制爲御服。制差短。藏之內府。保威私於宮人竊之。一日裡其衣入朝。上皇前奏對。露出袖口。上皇見而疑之。使人檢閱。果失所藏。宮人令老婢就保威家取之。潛將入宮進呈。上皇不忍戮。出爲外鎮。行至萬女江。令武士駕輕舟追殺之。投其屍沙中而還。降爲保威侯。◯秋八月。惇慈皇太后黎氏崩。◯恭敏王元晌卒。

戊子。八年。（元至正八年。）春正月。以御前學生杜子平爲侍講。◯夏五月。旱。◯秋七月。大水。◯冬十月。闍蒲國商舶至雲屯海庄。潛買蠙（蠙音騈。蛛也。蛛又音朱。亦作羅。）珠。雲屯人多偷采珠與之。事覺。俱抵罪。◯元方谷珍起兵作亂。

己丑。九年。（元至正九年。）春三月。北方商舶來貢鴿變鉢。（宋末杭州人燒鉢爐。將熟。見一飛鴿過爐。上遺屎爐中。化成玉鉢。故名之。）◯夏五月。大哇國來貢方物。及能言赤鸚鵡。◯冬十月。冊平章惠肅王第四女懿慈公主。爲儀聖皇后。◯十一月朔。日食。◯設雲屯鎮鎮官、路官、察海使。及置平海軍以鎮之。先是。李朝時商船來則入自演州、他員等海門。至是。海道遷移。海門淺涸。多聚雲屯。故有是命。

庚寅。十年。（元至正十年。）春正月。元人有丁龐德者。因其國亂。挈家駕海船來奔。善緣竿。爲俳優歌舞。國人效之。爲險竿舞。險竿技自此始。◯恭簡王元晟卒。◯元徐壽糎起兵稱帝。國內大亂。

辛卯。十一年。（元至正十一年。）春正月。太原、諒山人。聚爲盜。相攻擊。討平之。◯夏五月朔。日食。◯秋七月。大水。◯以張漢超爲參知政事。◯乂安天罡女變成男。◯鄒庚有罪抵死。免之。時庚以帝陽痿。進藥方曰。殺童男取膽。和陽起石服之。及與同胞女通淫。驗。帝然之。烝於嫡姊天寧公主。果效。庚由是寵益隆。得日夜於後宮奉侍藥物。庚遂通宮人。事覺。上皇欲寘

之死。以有藥治帝功。得免。庚北人鄒孫之子。紹豐間。元人入寇。孫以醫從軍。致敗就擒。在本國。醫治當時侯王。多見效。國人屢以田奴與之。致富。庚承父業。遂成名醫。然無行撿。故至此。後復職。其裔至今朝有鄒保者。得鄒庚所藏宿物。致富。亦因以敗。○以阮忠彥爲入內行遣。仍知樞密院事。○冬十一月。帝御天安殿。閱禁軍于龍墀。賜忠彥服戰袍、戴武巾、佩楞楞音棱。木棱也。四方木也。金硯。閱諸禁軍。定殿最。

壬辰。十二年。元至正十二年。春三月。占城制某來奔。獻白象、白馬各一。大蟻一。長一尺九寸。及諸貢物。請伐茶和布底。立爲國王。初占主制阿難在時。其子制某爲布田。言大王也。女壻茶和布底爲布提。言宰相也。言聽計從。因與制某樹黨。制某或見責。布底每救解之。國人以是異心。不專屬於制某。迨阿難卒。布底遂逐制某而自立。是知人臣樹黨。必有異圖。而制某初不知其墮於術中也。○秋七月。大水泛溢。決鉢塊堤。禾穀渰浸。快州、洪州、順安爲甚。

癸巳。十三年。元至正十三年。春正月。詔王侯造戰船器械。練習士卒。○拜恭定王暊爲右相國。○夏六月。大舉伐占城。步軍至古壘。水軍運糧見阻。乃還。初興孝王領化州。制某與爵犀即明宗家見。與制某往還者。言曰。占城故事。昔有國王。畜一大猴。甚愛之。欲其能言。遍求中國善養者與萬金。有一人自言善養。王大喜。使養之。其人曰。每月用藥。所費百金。三年方效。王從之。蓋謂國王與己及猴。三年之間。必有一亾者。但竊王金。而不必成也。制某歸向主上。與孝實尸其事。淹閱歲月。而入國之期未聞。其事勢頗類此。朝廷聞其言。擧兵送制某歸國。然無成功。制某居未幾卒。○加太尉元晫爲左相國。○秋九月。占城寇化州。擊却之。頗失利。召張漢超謀之。對曰。不聽臣言。故至此。乃命漢超領神策諸軍。鎮化州。

甲午。十四年。（元至正十四年。）春二月。北邊帥臣驛奏。元陳友諒起兵。遣使來乞和親。（友諒陳益稷子。）○三月朔日食。○時歲饑。民苦於盜刼。有稱興道大王外孫名齊者。聚王侯家奴之逃亾者。爲盜刼掠諒江、南策等處。○秋九月。蝗。詔減田租之半。○冬十一月。有黑虎見於城內。○左參知政事張漢超。鎭化州邊境。復安。乞還。許之。未至京師而卒。贈太保。漢超（長安安寧福城人。）爲人骨鯁。排斥異端。有文章政事。帝但以師稱而不名。嘗撰北江關嚴寺碑文。其畧曰。寺廢而興。既非吾意。碑立而刻。何事吾言。方今聖朝。欲暢皇風。以振頹俗。異端在可黜。聖道當復行。爲士大夫者。非堯舜之道不陳前。非孔孟之道不著述。顧乃拘拘與佛氏囁（囁音折。口無節也。）嚅（嚅音儒。多言也。）吾將誰欺。有名于時。然而宗正大卿黎居仁。嘗目爲村毬脚。蓋村人蹴毬多不中。以比漢超料理多不當也。而輕鄙同列。不與交遊。與中官范堯咨輩友善。遇醫官者必嘲謔笑談。皆非其類也。及領諒江。則嫁女與本江酋長儂益問。監瓊林寺。則嫁女與三寶奴阮制。皆慕其富也。○黎居仁卒。居仁在明宗朝。御時爲內密官兼審刑事。勘獄於家。爲中尉郭牢所劾。明宗問曰。何不回互違避。對曰。臣寧受罪責。不敢欺妄。居官而欺妄。何以率僚屬哉。觀居仁非人之言。及受過之語。則其爲人可知也。及卒。贈入內行遣、右司郎中、同知左司事。

乙未。十五年。（元至正十五年。）春二月。茶鄕聖主山崩。○地震。○三月至夏六月。旱。○秋七月。大雨水。○九月。雷震朝元門。及左右掖門。○元朱德裕稱帝。（卽明太祖。）後更名元璋。○以阮忠彥爲諒江鎭經略使、入內大行遣、尙書右弼、兼知樞密院事、侍經筵大學士、桂國開縣伯。○英宗次妃號靜惠者。殿帥范五老女也。出家之後。英宗崩。回本鄕。一日登扶擁社寶山寺。

嘆曰。寺先君所創也。吾春秋已高。於斯營室可以祝聖。可以奉先。忠孝兩全。是吾所願。於是重修之。且於寺東偏構堂。又建屋其後。以爲祖先接妥靈之所。工畢。上皇臨幸。賜扁以彰孝敬。

丙申。十六年。元至正十六年。春三月。缺日干。兩日相盪。二帝巡邊。至乂安。○夏五月。車駕還京。○秋八月。幸傑時山國父上宰惠武大王祠。駕還。御船有黃蜂藟于上皇左臉。寢疾。帝命御舟監造梓宮。○冬十月。憲慈太后遭母喪。製喪服。上皇因謂太后曰。予其不服此服矣。時昭慈太后猶在。故有是言。憲慈太后設法會於昭慶寺。發錢施貧民。爲上皇禱也。

丁酉。十七年。元至正十七年。春二月十九日。上皇崩于葆元宮。廟號明宗。諡曰章堯文哲皇帝。初明宗嗣位既久。而嫡母生男。周晬日。晬音醉。周年也。子生一歲也。英宗巡邊在外。家事決於明宗。有請以世子行禮。有司難之。明宗曰。何疑乎。初以嫡嗣未生。故我權在此位。今既生矣。待長復辟何難。其人對曰。此事前古多危。請愼思之。明宗曰。順義行之。安危何足慮也。卒以世子行禮。期年而嫡嗣薨。明宗甚哀。嘗誨皇子曰。力治產業。吝嗇致富者非我子也。若果行此。寧散財以致貧之爲愈也。是雖未免匱乏。猶不失爲貴人之行。當弗豫時。朝廷欲建保國醮。明宗知之。召右相國暊。入寢內。帝懼。卽諭范應夢唱議以身代爲言。暊以其言聞。明宗曰。應夢以周公自居。以身代其父可乎。醮不可修也。時憲慈太后放生雜畜。以祈康復。明宗曰。予身不可以猪羊易也。疾既彌留。召醫官鄒庚。王定。范世賞等。診脉。庚曰。脉煩悶。明宗占小詩示之曰。診脉休論煩悶多。鄒公艮劑要調和。若言煩悶無休歇。只恐重招煩悶加。蓋鄒庚出入禁中。多以奇言詭計。眩惑裕皇。明宗惡之。因托詩以諷之焉。及進藥。則曰。人生種種

苦惱。今日脫此苦惱。則異日受他苦惱。遂不服藥。疾篤。命侍臣阮民望。取御製詩稿焚之。民望遲留。明宗曰。可惜之物。尙不可惜。奚惜此爲哉。諸皇子侍側。因謂之曰。須觀古人所行。善則從之。不善則遠之。何煩父敎。嘗曰。人君之任人。非私其人也。但謂之賢爾。以其人因吾心。供吾職。事吾事。服吾勞。故謂之賢。而任之。吾誠賢也。則所任之人亦賢。堯舜之於稷、契、夔、龍是也。吾不賢焉。則所任之人亦不賢。桀紂之於蜚廉、惡來是也。此乃聲應氣求。各以類合。桀紂豈私於此人哉。謂之昏暗則可。謂之私則不可。又謂憲慈太后曰。予亾後。汝居聖慈宮。無入山。及崩。太后從其言。不受佛戒。

潘孚先曰。明宗有仁厚之資。承太平之業。祖宗成憲。無所更改。時有士人上疏。謂民多遊手遊足。年老無籍。賦役不供。差役不及。帝曰。不如此則豈足成太平之業。汝欲我責彼成何事哉。朝臣黎伯适、范師孟。欲更改制度。帝曰。國家自有成憲。南北各異。若聽白面書生求售之計。則亂生矣。所可惜者。聽陳克終之姦佞。而殺國父上宰。爲聰明之累焉。

史臣吳史連曰。明宗之德之成。雖其天資之美。亦由君父敎誨之力者。帝在東宮。時方幼冲。嘗戲造竹短檠。英宗索觀之。懼不敢進。他日入侍寢殿。英宗方盥頮。(頮音會。洗面也。)因問及之。大怒。即以盥匜(匜音移。盥手沃水器。)擲擊之。帝以門扉自蔽。匜隨中而破。其得於訓飭之嚴如此。故帝之德以之而成。而帝之諸子。皆有才藝焉。

◯夏四月。詔乂安、淸化等路。浚舊港。◯封兄天澤爲恭信王。◯秋九月八日。尊憲慈太后爲太皇太后。◯冬十一月十一日。葬穆陵。蓋拘時日

以是緩也。○自乙未至是歲。凡二年。米一升直錢一陌。

戊戌。大治元年。元至正十八年。春正月朔。改元。大赦。○追贈國父上宰國瑱爲大王。○三月至秋七月。旱。蟲魚多死。○秋八月。詔勸諸路富家。出粟賑貧民。所在官司。量其所損。以錢還之。○以范師孟爲入內行遣。知樞密院事。○吳陛再率衆聚安阜山。豎大旗於山上。僭位揭榜曰。賑救貧民。自天家至至靈。盡爲所有。○冬十一月。詔諸路安撫使。率鋒團隊軍人。捕盜刼。

己亥。二年。元至正十九年。春正月。明遣使來通好。時明主與陳友諒相持。未決勝負。帝遣黎敬夫。使北覘虛實。○夏四月。照慈皇太妃薨。追尊昭慈皇太后。明宗母也。○秋七月。以杜子平爲樞密院事。○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三日。大雨水。漂民居舍。禾穀渰浸。○冬十月。以范師孟爲行遣左司郎中黎适兼翰林院奉旨。

庚子。三年。元至正二十年。春二月。鑄大治通寶錢。○加惠肅公大年平章政事。復王爵。是年卒。年方五十五。舊制。凡諸王入相並稱公。惟親王則復王爵。惠肅、威肅公。于大慶間。封王爵。入相並稱公。而追復王爵。非例也。○三月。吳陛伏誅。時路軍捕吳陛於安阜。陛逃走。欲趣京自首。本路官獲之。及其黨三十人。檻送京師。皆斬之。○夏五月朔。日食。○六月。元國亂。陳友諒僭稱帝。國號漢。改元大義。與明太祖相攻。北邊師臣黃碩驛奏。明、漢戰於龍州。憑祥碩等因其爭國之餘。收得三百餘人。○秋七月。大水。○冬十月。路鶴、茶哇、哇音鴉。暹羅等國商舶。至雲屯販賣。進諸異物。○十一月。詔禁軍。巡捕諸路盜刼。○十二月。詔王侯公主家奴。題額稱銜。無題及無籍。是盜刼。大者罪之。小者沒官。

辛丑四年。（元至正二十一年。）春正月。彗星見東北。帝避正殿。○二月。明太祖攻江州。陳友諒退居武昌。使人來乞師。不許。○三月。占城草賊駕海。掠迤哩海門民。本府軍擊破之。○夏五月。以范阿窓為臨平府知府。（即迤哩。）○秋七月。謝來有罪伏誅。時帝於涼風堂晝寢。御書火謝來立侍左右。無人。來拔劍來觀。帝覺。命斬之。

壬寅五年。（元至正二十二年。）春正月。令王侯公主諸家。獻諸雜戲。帝閱定其優者賞之。先是。破唆都時。獲優人李元吉。善歌。諸勢家少年婢子。從習北唱。元吉作古傳戲。有西方王母獻蟠桃等傳。其戲有官人、朱子、旦娘、拘奴等號。凡十二人。着錦袍繡衣。擊鼓吹簫。彈琴撫掌。鬧（奴教切。擾也。）以檀槽。（註云。周后死。後主書琵琶後曰。天香留鳳尾。餘煖在檀槽。）更出迭入為戲。感人令悲則悲。令歡則歡。我國有傳戲始此。又招集天下富家。如北江亭榜國威俄亭者。入宮賭博為戲。一擲錢三百鏹。或三擲則錢比千鏹矣。又令私奴耕蘇歷江上。北岸有一畝。種蒜薤等菜。價賣。名其坊曰蒜園。（至今尚存。）及造扇子。價賣如之。○二月。彗星見北方。○三月。占城刧掠化州。○夏四月。命杜子平定補臨平、順化軍。及繕完化州城。○五月。雷震天安殿。○自五月至秋七月。旱。錄囚。大雨。詔免天下今年租稅之半。○八月。以行遣范師孟。知樞密院事。○大饑。詔富家進粟賑貧民。賜爵有差。○九月。帝幸天長府。民有疾疫。賜官藥及錢米。有差。（藥有名紅玉霜丸。能蠲除百疾。貧人能聽來者。賜藥二丸。錢二陌、米二升。）○冬十月。天健山崩。○十二月。以杜子平同知門下。

癸卯六年。（元至正二十三年。）春二月。詔選民丁。充補諸路軍。○三月。試士人以文藝。充館閣。試吏員以書寫。充省院屬。○追贈少保張漢超為太傅。○夏五月。還鄒庚前職爵。○六月。沒籍大來社寨主吳引家。初引父於明

宗時。得蜈蚣大珠。帶來雲屯。商船爲之傾。船主欲得奇貨。盡以所有買之。引自此致富。明宗以月山公主適之。引恃其富。通淫別女。又有欺公主語。公主以聞。免死。沒其家產。◯冬十月。鑿池於後宮御苑。池中積石爲山。四面各開川路通流。池上種松竹雜樹。及奇花異卉。珍禽異獸又育於其中。池之西種雙桂。起雙桂殿。名其殿曰樂清殿。其池曰樂清池。又別爲小池。令海東人載鹹水瀦焉、以玳瑁魚鼊海物養於池中。又令化州人載鱷魚放之。又有清魚池。放清鮒鮒音付。鯆魚也。魚。並置客都掌之。

甲辰。七年。元至正二十四年。春二月。造客廊于西殿。直抵黃福門。◯夏四月。召永安宮正掌奉御裴寬。與之飲。寬以計詐飲盡百升。賞爵二資。◯五月。帝迎風翫月。飲酒大醉。親浴于江。因此致疾。令藥官鄒庚等。日夜輪直侍湯藥。◯秋七月。疾愈。◯八月。選天下黃男。定三等軍伍。修戰船戰器。以防邊事。◯冬十月。恭肅王元昱卒。

乙巳。八年。元至正二十五年。春正月。占城人掠化州春遊民。先是。化州俗。每年春正月。會士女。鞦韆於婆陽。占人於前年十二月。潛伏化州源頭。至是奄至擄掠人口以歸。◯冬十一月。詔諒江山獠等軍。鎮守邊防。以北地亂。明、漢相爭。屯南寧龍州故也。◯時清化人詔寸爲諒江防禦使。統諒江軍屯東平江。善撫軍士。軍中樂之。後以弟驕黠。連坐落職。軍中爲之語曰。天不知冤。詔公失官。及治裝將歸。又爲語曰。詔公之歸。使我心悲。朝廷聞之復其官。軍中又爲語曰。天知其冤。詔公得官。未幾卒。◯明慈皇太妃薨。妃藝宗生母也。

丙午。九年。元至正二十六年。春正月。命左僕射曾寬、右僕射黎适。閱定清化帳籍。适清化人。少遊京師。其友人使燕京。适送詩云。驛路三千君據鞍。海門十二我還山。中朝使者煙波客。君得功名我得閑。識者知适將貴。

果登科。驟過其先友人。◯三月。占人寇臨平府。府官范阿窻擊敗之。授阿窻臨平府大知府、行軍守禦使。◯夏四月。詔諸路安撫使收捕盜劫。◯六月。帝御小舟。幸米所鄉少尉陳吾郎家。三更乃回。至諸家江。被盜失寶璽寶劍。自知業短。益縱為逸樂焉。◯是歲漢亾。

丁未。十年。元至正二十七年。◯冬十二月。以明字陳世興為統軍。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杜子平副之。伐占城。◯拜恭定王頊左相國。加封大王。◯是歲元亾。

戊申。十一年。明太祖朱元璋。洪武元年。春正月。彗星見于昴宿之間。◯二月。占城遣牧婆摩來。乞復化州邊界。◯三月。造長廊。自元玄閣直抵西大朝門。以便百官進朝避暑雨。◯夏四月。陳世興至占洞。占人伏兵盜發。我軍大潰。世興為賊所擒。子平引軍還。◯明太祖即位於金陵。建元洪武。遣易濟民來聘。◯秋八月。遣禮部侍郎陶文的。如明報聘。◯冬十月。召至靈道士玄雲赴京。問以修煉之法。賜所居洞。曰玄天洞。

己酉。十二年。六月以後。楊日禮大定元年。○明洪武二年。夏五月朔。日食。◯二十五日。帝崩于正寢。廟號裕宗。臨崩之日。以無嗣。詔迎日禮入繼統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裕宗因溺嬰疾。豈不知其無嗣耶。日禮優人之子。豈不知其非昱子邪。况明宗諸子。皆有才藝。苟念社稷之重。擇其才德者。立為儲嗣。以繫天下之望。則國本固矣。既不能然。及寢疾。又不以謀之太皇。為社稷計。乃詔日禮繼統。以絕其嗣。身崩之後。禍及太皇及太宰等人。不有藝皇及諸宗室。則國家已非陳有矣。帝能尊師重傳。而不與謀及國事。故賢者不可虛拘。朱安之去。無人告以善道。所謂不信仁賢。則國空虛。是也。

○六月十日。大雨暴風。○十五日。憲慈皇太后使人迎故泰肅大王昱庶子日禮。即位。改元大定元年。日禮優人楊姜子。其母號王母者。爲傳戲時。傳有王母獻蟠桃。日禮母爲之。因以爲號。方有娠。昱悅其豔色。納之。及生以爲己子。至是。太后謂群臣曰。昱嫡長不得位。且早棄世。日禮非其子耶。遂迎立之。追封昱爲皇太伯。○秋八月四日。日禮尊憲慈皇太后爲憲慈宣聖太皇太后。儀聖皇后爲徽慈佐聖皇太后。○納恭定王暊女爲皇后。○冬十一月。葬阜陵。明遣牛諒、張以寧。齎金印龍章來。適裕宗晏駕。諒作詩挽之曰。南服蒼生奠枕安。龍編開國控諸蠻。包茅乍喜通王貢。薤露寧期別庶官。丹詔遠頒金印重。黃觴新閟玉衣寒。傷心最是天朝使。欲見無由淚滿鞍。既而以寧疾死。惟諒回國。右相國恭定王暊作詩餞之曰。安南宰相不能詩。空把茶甌送客歸。圓傘山青瀘水碧。隨風直入五雲飛。諒謂暊必有國。後果如其言。○日禮拜右相國元晫。爲上相國太宰。○十二月十四日。日禮弒憲慈宣聖太皇太后于宮中。太后性仁厚。多有相成之功。初明宗御北宮。有閽人。於嚴光井中得斑魚一尾。口中有物。挑出之。中有字。乃厭咒語。有裕宗、恭肅、天寧等字。皆憲慈所出。閽人持以聞。明宗大駭。詔悉捕宮人、宮媼、宮婢按問。太后曰。且止。恐其中有冤者。妾請潛加體問。從之。太后使人問閽人曰。近日宮中某房買斑魚者。閽人以朝門女妃對。太后以聞。明宗亟令窮治。太后曰。此宮中事。不可發露。朝門女妃恭靖所出也。如其發露。則官家與太尉生釁。臣請寢而勿問。明宗賢之。逮明宗崩。將軍陳宗霍賣忠於裕宗。交構其事。太尉將遇害。賴太皇力救。得免。當時稱之曰。太后能盡母道矣。嫡庶之分雖不同。而仁慈之念無或間。使君臣父子兄弟之恩義。不少玷缺。近古以來。未

之有也。古之所謂女中堯舜。太后以之。嘗悔立日禮。日禮潛鴆之。

藝宗皇帝　附昏德公楊日禮一年

諱暊。明宗第三子也。嫡母憲慈宣聖太皇太后。親生母與憲慈同母。即阮聖訓女。嫁黎氏之所生女。明宗次妃黎氏者也。在位三年。遜位二十七年。壽七十四。〇帝平內難。光復洪圖。規恢功烈。炳彪宇宙。然恭儉有餘。而剛斷不足。外寇侵犯京畿。內姦覬覦神器。社稷消剝。以至於亾。

庚戌。紹慶元年。十月以前。楊日禮大定二年。〇明洪武三年。春正月。明帝親製祝文。命朝天宮道士閤原復。齎牲幣來。致祭于傘圓山。及瀘江諸水神。夏四月。閤原復入國都。敬行祀事。畢。刻文于石。紀其事。然後辭歸。〇日禮縱酒淫逸。日事宴遊。好爲雜技之戲。欲復姓楊。宗室百官皆失望。〇秋九月二十日。太宰元晫及子元傑等誅日禮。不克。死之。是日夜。元晫父子。及天寧公主二子。率宗室諸人。入城誅日禮。日禮踰墻伏新橋下。索搜不得。遂散歸。天將明。日禮入宮。分人收捕主謀者十八人。元晫等皆被害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日禮之干天位。爲陳宗室者。豈可惄。惄音憂。憂愁貌。無然坐視使社稷移他姓哉。當是時也。日禮有殺太后之罪。惜宗室大臣不能正其罪。以誅之也。顧乃謀拙術踈。反爲所害。哀哉。

〇冬十月。帝以女后之親。愼禍及己。出避沱江鎭。即興嘉潛約其弟恭宣王曔、章肅國上侯元旦、天寧公主玉瑳。會清化府大吏江。起兵。時日禮以少尉陳吾郎用事。不知吾郎與帝同謀。每差軍將攻捕。密使從帝勿還。累差南北諸軍。無一人還者。吾郎請行。不許。初帝本無取國之意。天寧公主謂曰。天下祖宗之天下。何乃棄國與人。君須去。我以家奴平之。帝去時作詩寄弟曔曰。位極讒深便去官。側身度嶺入山巒。七陵回首千行淚。萬里捫心兩鬢斑。去武圖存唐社稷。安劉復覩漢衣冠。明宗事

業君須記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時人以爲詩讖。帝之未去也。祇候內人副掌阮然勸之曰。人欲害之。蓋見幾而作。及帝卽位。以然爲行遣。遷左參知政事。然識字不多。批簿時帝每敎字畫於阮然示之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告帝以難。私恩也。爵人于朝。公選也。帝念阮然之恩。酧之金幣。可也。授之行遣重職。不可也。夫當時行遣。比周六卿。所以毗贊國政。而不識字者爲之。非公選也。

○十一月。帝及恭宣、天寧。俱領軍回京。十三日。至建興府。舊名顯慶。下令。廢日禮爲昏德公。十五日。卽皇帝位。改元。大赦。稱義皇。凡一應事務。並依開泰年間例。帝嘗曰。先朝立國。自有法度。不遵宋制。蓋以南北各帝其國。不相襲也。大治間。白面書生用事。不達立法微意。乃舉祖宗舊法。恰向北俗上安排。若衣服樂章之類。不可枚舉。故初政一遵開泰年間例。

○是日。帝正配惠懿夫人。薨于建興府長安州之虎河。追册淑德皇后。

○群臣上尊號。曰體天建極純孝皇帝。進至褚家津。宗室群臣迎賀。皆呼萬歲。因號褚家爲山呼社。二十一日。駕至東步頭。吾郞請日禮。卑服遜位。下船奉迎。帝謂之曰。不圖今日事勢至此。命因於江口坊。日禮召吾郞入幕。詐之曰。我有金甕。藏於宮中。爾當往取。吾郞跪聽。日禮扼殺之。吾郞姪陳世靚以聞。命格殺日禮及其子柳。葬大蒙山。贈吾郞入內司馬。謚忠敏亞王。○二十六日。治陳日毄傾危社稷罪。日毄與日禮同謀。勸殺諸宗室者。故誅之。○國子監司業朱安卒。贈文貞公。賜從祀文廟。安清潭人。性剛介。清脩苦節。不求利達。居家讀書。學業精醇。名聞遠近。弟子盈門。躡青雲登政府者。往往有之。如范師孟、黎伯适。已爲行遣。亦各執子弟禮。時來問候。拜床下。得與談話片言而去者。甚以爲喜。有不

善者。切責唾罵。甚至呵叱不納。其清直嚴毅。凛然可畏如此。明宗徵拜國子監司業。授太子經。裕宗逸豫。怠于政。權臣多不法。安諫不聽。乃上疏乞斬佞臣七人。皆權幸者。時人號七斬疏。疏入不報。遂掛冠歸田里。愛至靈山往居之。大朝會則赴闕。裕宗委以政事。辭不拜。憲慈太皇太后曰。彼乃不得而臣之人。我安得而使之耶。帝遣內臣齎衣服賜之。拜謝畢。輙以與人。天下高之。至是裕宗崩。國統將絕。聞群臣迎立帝。乃大喜。杖策上謁。旋乞還鄉。辭不受封拜。厚禮送還。未幾壽終于家。命官論祭贈謚。尋有從祀之命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賢者用世。常患人君不行所學。人君任賢。常恐賢者不從所好。故君臣相遇。自古爲難。我越儒者見用於時。不爲不多。然而志功名者有之。志富貴者有之。和光同塵者有之。持祿保身者有之。未有其志道德。以致君澤民爲念者也。如蘇憲誠之於李。朱文貞之於陳。殆庶幾焉。然憲誠遇君者也。所以功業見乎當時。文貞不遇者也。所以正學見於後世。姑以文貞言之。其事君者必犯顏。其出處也則以義。造就人才。則公卿皆出其門。高尚風節。則天子不得而臣。況巖巖體貌。而師道嚴。稜稜聲氣。而佞人讋。千載之下。聞先生之風。能無廉其頑。而立其懦者乎。苟不求其故。孰知斯謚之稱情也哉。宜乎爲我越儒宗。而從祀文廟也。他如陳元旦。乃同姓之卿之賢者也。雖含忠憤之氣。而付國勢於無可奈何。避相位之權。而欲全家屬於顛沛之後。張漢超乃文學之臣之尤者也。雖有骨鯁之直。而交歡於不當交。嫁女於不當嫁。於文貞乎何有。況其下者乎。

○時儒臣黎括。亦欲明聖道闢異端。而卒不能行。嘗作北江沛村紹福

寺碑記云。佛氏之禍福動人。何其得人之深且固矣。上自王公。以至庶人。凡施於佛事。雖竭所有。顧無靳嗇。苟今日託付於寺塔。則欣欣然如持左劵。以取明日之報。故自內京城。及外州府。窮村僻巷。不令而從。不盟而信。有人家處。必有佛寺。廢而復興。壞而復修。鐘皷樓臺。與民居殆半。其興甚易。而尊崇甚大也。余少讀書。志於古今。粗亦明聖人之道。以化斯民。而卒能信於一鄉。常遊覽山川。足跡半天下。求所謂學宮文廟。未嘗一見。此吾所以深有愧於佛氏之徒遠矣。輙暴吾以書。○十二月。以誕日爲建天節。

辛亥。二年(明洪武四年)。春正月。追尊親生母英姿元妃爲明慈皇太妃。○二月。宴群臣於天安殿。賞賜有差。○封天寧公主爲諒國太長公主。更名國馨。拜宗室師賢爲恭正王。元旦爲司徒。元淵爲撫軍將軍。○除沙洲截脚之法。革財產檢點之令。先是上侯公主家。沿河田庄新浮沙。悉爲家主所有。昭慈太后立截脚之法。(謂截取新沙。)權貴者死亾。財產一屬子孫。裕宗始有檢點之命。(謂珍貴者輸官。)皆聚斂之臣啓之也。至是皆革去之。○閏三月。占城入寇。由大安海門。直犯京師。游兵至太祖津。(今復古是。)帝移船過東岸江避之。二十七日。賊亂入城。焚毀宮殿。虜掠女子玉帛以歸。占城之寇掠也。以日禮母出亾其國。誘使入寇。以復日禮之讐。時承平日久。邊城無備。寇至無兵可禦。賊燒焚宮室。圖籍爲之掃空。國家自此多事矣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無敵國外患。國常亾。古今所戒也。占城與我世讐。陳朝豈不知而預備哉。特以人情安肆。法度廢弛。歲月久遠。封守湮沒故耳。賊入境而邊城失守。寇至都而禁旅無衛。倘何國之有爲。裕宗

狃於宴安。固不足論。藝宗身歷變故。而慮不及此。得非徒習藝文。而
不事武畧者歟。
○夏四月。立弟恭宣大王曔。爲皇太子。製皇訓十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知樞密院正掌。胡宗鷟爲翰林院學士。化州
人胡隆爲化州知州。○秋七月。賜臨平府官范阿窻爵明字。○八月。詔
諸路。修單數。戶籍也。○冬十月。帝幸天長府。修諸陵寢廟。○十一月九日。
帝禪位于皇太子曔。曔卽皇帝位。大赦。稱欽皇。群臣上尊號。曰繼天應
運仁明欽寧皇帝。○追尊生母光憲宸妃。爲惇慈皇太妃。○封妃黎氏
爲顯貞宸妃。○帝初卽位。上皇製帝箴一百五十言賜之。○賜贈少傅
張漢超。從祀孔子廟庭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藝皇賜漢超從祀文廟者。以其能排異端者歟。似矣。然跡其爲人。蓋恃才而驕者也。在明宗時。漢超爲行遣。鄙其同列。至誣范遇、黎維以受賂。辭屈坐罰。語人曰。謂其主上見信。豈知有勘理耶。乃驕吝之實也。孔子曰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足觀。想漢超之賢。倘若有靈。必敢預、享於孔子廟庭者矣。

睿宗皇帝（諱曔。明宗第十一子。藝宗弟也。母惇慈皇太妃。以開祐九年丁丑六月二日誕生。藝宗避亂時。師徒軍器皆帝之力。故以位遜之。在位四年。壽四十一。○帝剛愎自用。拒諫輕敵。殃及其身。非不幸也。）

癸丑。隆慶元年（明洪武六年）。春正月朔。改元。○尊上皇曰光華英哲太上皇帝。追尊淑慈皇后曰順慈皇太后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陳太祖后號曰順慈。藝宗后亦號順慈。當時議謚者不以爲非耶。抑以爲世代已久。而然耶。追遠之意何如也。先王緣人情而制禮。議太后謚與祖妣。同稱共謚。豈人情所安哉。非禮甚矣。

○二月。定文武帳籍。○冊元妃黎氏爲嘉慈皇后。○三月。封長子煒爲彰武大王（年十四）。欲立爲皇太子。疽病薨。○夏六月。以誕日爲齊天節。○秋八月。定補軍伍。修造舟船。以備征占之役。○命軍民出粟入官。賜爵有差。試吏員。充內令史掾吏。○冬十二月。詔親征占城。○是歲盜賊競起。

甲寅。二年（明洪武七年）。春二月。上皇居天長重華宮。○廷試進士。賜狀元陶師錫。榜眼黎獻甫。探花陳廷琛。黃甲及第。同及第羅修等。並賜宴、襲衣、出身有差。引三魁遊街三日。故事太學生七年一試。取三十人而已。狀元試無定例。然三舘屬官。太學生、侍臣學生、相府學生、及有爵者。皆得入試。○三月。詔清化、乂安、淩港至河華海口。○夏五月六月。旱。○秋八

月。選民丁充軍伍。一等充蘭都。二等次之。三等卑小而精勇。亦得上充。初宿衛有四天、四聖、四神。後增置威捷、保捷、龍翊、神翊、懿安、天長、北江、殿後、龍捷、玄額、三字侍衛、鑒額、華額、左班、右班諸軍。及淸化、乂安、化州、順州、臨平等。各置軍號。有大隊長、副。爲將校。◯冬十月。定從官。置近侍、祗候、六局。以王侯宗室。爲正掌祗候。內人百作、侍衛人。屬判首掌者。並戴盆花巾。詔諸軍民。不得服北人衣樣。及效占、牢等國語。

乙卯。三年。明洪武八年。 春正月。以樞密大使黎季犛。參謀軍事。詔選官員。有能練習武藝。通韜畧者。不必宗室。並除軍將。◯改演州爲演州路。驩州爲日南。乂安、南、北、中等路。改臨平爲新平府。遣陶力丁、何子公。督淸化、乂安、新平人。治道路。自九眞至河華。三月。功畢。◯夏六月。金星晝見。◯秋八月。定軍籍。汰出老劣。以壯者充補。凡淸化、乂安戶舍借功者。並充軍伍。◯詔諸路富人。進粟賜爵有差。◯九月。以莊徽公主。嫁恭正王子元胤。◯冊太保陳僚女爲妃。◯冬十月。以上皇子叔顥爲司徒。知太原鎭。司徒元旦知廣威鎭軍事。

丙辰。四年。明洪武九年。 春正月。以宣徽公主嫁冠服大王項。上皇子。上皇爲之親迎。按冠服非封號。蓋是時項封爵賜大王冠服。如恭脩王追贈大王冠服也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君臣父子夫婦。三綱也。人倫之道。孰大於此者乎。旣謂之綱。安得而紊耶。先王之禮。每謹於微。況其大者乎。親迎又婚禮之大節。睿宗以宣徽嫁冠服。則迎之者。其夫婿也。藝宗爲之親迎。三綱之道紊矣。冠服不克終。兆於此矣。爲君父者可不謹哉。又禮在別嫌。以君父親迎子婦。嫌之大者也。此而不謹。其他可知矣。

◯夏四月。申定舟車、轎傘、儀仗、衣服之制。將行會盟禮故也。◯五月。占

城寇化州。六月。詔諸軍。修戰器戰艦。以候親征占城之役。○秋七月。御史中贊黎錫上䟽曰。夫兵者凶器也。不可躬自起戎。矧今始平內賊。勢如積瘡未瘥。主不可以私怒而興師。將不可以要功而妄戰。占城雖無臣妾之心。宜命將討之。以待天滅。若車駕親征。臣愚以爲不可。帝不聽。○八月。詔清化、乂安、演州軍民。運粮五萬石。就化州。○冬十月。大閱水步軍於白鶴江浮沙。二帝親臨爲將。○十二月。帝親征占城。領軍十二萬。發京師。至鉢社江津。有鄉人擧行喪禮。詔罰錢三十鏹。命黎季犛督乂安、新平、順化漕運以給軍。初占城主制蓬峨擾邊。命行遣杜子平將兵鎭化州。蓬峨齎金十盤上進。子平盜隱入已。詐言蓬峨傲慢無禮。宜加兵討之。帝大怒。決意親征。時官軍至瀰淪海門。諸軍駕海而行。帝乘馬領步軍。緣海岸至日麗海口駐營。操練一箇月。新平順化人。虜獲占人逃者來獻。

丁巳。五年。（五月以後。廢帝昌符元年。○明洪武十年。）春正月二十三日。大軍至占城尸耐混港口石橋。次倚忙洞。蓬峨立柵闍槃城外。遣小臣收婆摩詐降。言蓬峨已遁。但留空城。宜速進兵。無失機會。二十四日。帝衣皂服。騎泥驄馬。令御溝王昮衣白衣。騎白馬。亟命進軍。大將杜禮諫曰。彼旣受降。欲以全國爲上。官軍深入攻賊城。在不得已。姑令一辨士。持尺書問罪。以察虜情虛實。如韓信破燕之策。不勞而有功。古人有言。虜情難測。臣願陛下審之。帝曰。我被堅執銳。冒風沐雨。跋涉山川。深入賊境。無一人敢嬰其鋒者。是天之所資。況今賊主聞風逃竄。無有鬪心。古言曰。兵貴神速。今逗遛不進。是天與而不取。彼有異圖。悔之安及。爾乃婦人。以婦人衣衣之。軍遂魚貫而行。前後隔絕。賊乘勢突出截之。巳時。官軍大潰。帝陷于

陣崩。大將杜禮、阮納和、行遣范玄齡等皆死之。賊生擒御溝王。以女妻之。杜子平領後軍。不救。得脫。黎季犛督粮軍。聞帝崩。先自逃歸。是日京師晝暗。市肆燃燭以相貿易。子平檻車回過天長。人以瓦礫投船而罵之者。師還。治子平罪。免死。徒爲兵。先是。御史大夫張杜一作社諫曰。占城逆命。罪不容誅。然遠在西陲。山川險阻。今陛下初卽位。政化未能遠被。宜修文德以來之。如所不從。命將征之未晚。三上疏諫。帝不從。乃掛冠而去。杜爲人淸介不群。倜儻有大志。童稚之時。嘗遊西湖。觀將軍習射。戲曰。此藝爲之何難。將軍怪問曰。爾能中否。曰試爲之。三發三中。將軍驚異。欲養爲子。杜鄙不從。遂棄家遊學。中進士第。有盛名。居官淸貧。不置田產。子孫相繼爲官。亦以淸貧稱。杜同賴縣扶帶人。寓京城機舍宜坊。官至御史臺、司諫、廷尉、寺卿、中都府總管。而卒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張杜進不隱言。能舉職矣。言至三上。能犯顏矣。其不見聽。君志荒矣。有言責者。不得其職則去。杜之進退合乎義矣。雖然。忠言常逆於君之耳。而每利於君之身。於此可鑒。

○夏五月十三日。上皇以帝當國難崩。立帝長子建德大王晛爲嗣。卽皇帝位。稱簡皇。改元昌符元年。大赦。群臣上尊號。曰憲天體道欽明仁孝皇帝。○六月十一日。占城入寇。初上皇聞寇至。命鎮國將軍恭正王師賢守大安海口。賊知有備。從天符海入。直犯京師。十二日。賊又引軍還。出大海口。遭風溺死甚衆。○秋九月。冊上皇女天徽公主實美爲皇后。號光鸞。○招魂葬熙陵。廟號睿宗。○遣陳廷琛訃于明。稱睿宗巡邊溺死。且告以帝爲嗣。明人辭以畏壓溺有三不吊之禮。廷琛爭辨。以爲占人犯順擾邊。而睿宗有禦患救民之功。何爲不吊。明復遣使吊。時明

帝方圖我越。欲以爲釁。太師李善長諫曰。弟死國患。而兄立其子。人事如此。天命可知。事遂寢。廷琛自進士探花郎。歷中書侍郎兼知審刑院事、清化安撫使。遷御史中贊。權監修國史。胡氏篡國。陽耳聾。爲中丞同栻所劾。降同監修國史秘書監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夫士幼而學。欲知其所行也。壯而行。行其所學也。誦詩三百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廷琛有焉。況時遭僭竊。又能自晦。以避權位。斯可謂之士矣。可謂不負所學矣。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七終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八

陳紀四

廢帝

諱晛。睿宗長子。母嘉慈皇后黎氏。以大治四年辛丑三月六日誕生。及睿宗南征而崩。藝宗立之。後降爲靈德王。尋令縊殺之。在位十二年。壽二十八。葬安排山。○帝昏懦不能有爲。威權日歸於下。社稷傾危。身不能保。悲哉。

戊午。昌符二年。明洪武十一年。春正月。選衛士。陳宗玩監天丁軍。陳忠孝監保捷軍。陳世登監神翊軍。裴伯昂監神策軍。裴翕監天威軍。黃奉世監聖翊軍。黎密溫監華額軍。杜也哥監侍衛軍。阮小律監天長軍。陳那監龍捷軍。阮金鰲監神武軍。○三月。以誕日爲光天節。○詔諸軍造諸戰器戰船。○夏五月五日。占城引御溝降王昜寇乂安府。僭號以招人民。多受僞命者。六月。犯大黃江。帝命行遣杜子平禦之。官軍自潰。賊遂犯京師。擄掠而還。安撫使黎桷爲賊所獲。逼令桷拜。桷曰。我大國臣。何拜汝

爲賊大怒殺之。桷罵不絕口。事聞。追封桷罵賊忠武侯。以其子芮爲近侍祗候、四局正掌。桷故入內行遣尚書右弼黎括之子也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舍生取義。有甚於生也。求生而受辱。君子不爲也。易曰。君子致命遂志。桷有焉。

○秋七月。大水。杜子平建議。徵丁男戶輸錢三鏹。從之。時軍□□□□歲□乏。子平因建是議。故事諸鎭□□□□□田額若干。出金銀錢絹若干。人兵生者不計。死者不除。倘有軍旅徭役。亦以田數用之。諸路有單兵。但供徭役。世世爲兵。不得出仕。如有田畝桑洲漁潭則有稅。無則否。至是子平倣唐庸法行之。賦加重矣。○冬十月。選諸衛軍。勇健通武藝者。入爲衛士。○以同乳阮入索管鐵鎗軍。阮雲兒管鐵甲軍。阮鏵、黎勤管鐵鐮軍。阮聖兪管鐵虎軍。陳國興管於菟軍。○是歲。上皇子顒生。（卽順宗也。）

己未三年。（明洪武十二年。）春二月。以黎季犛爲小司空。兼行樞密大使如故。季犛薦阮多方爲將軍。多方師齊之子也。季犛少時學於師齊。師齊敎以武藝。因以多方爲弟。多方嘗爲占城所虜。後逃歸。至是季犛薦之。又有主書侍御史范巨論。能謀畫。季犛薦之。爲權都事。時人謂季犛有方圓佐慮。○夏旱。大饑。○秋八月。北江路人阮補。稱爲唐郞紫衣。以法術僭號稱王。作亂。伏誅。○九月。令軍民撥運銅錢。藏天健山。（天健前名地觀。俗傳有古松。龍蟠其上。陳太宗建行宮于此。）冬十月。藏諒山可淚龕。懲占人焚宮殿之變也。○右相國恭信王天澤卒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天子富有四海。倉廩府庫莫非其有也。當國家閒暇之時。明其政刑。修其禮義。徹彼桑土。綢繆牖戶。孰得而侮之哉。乃懲

占城焚掠之變。搬運泉貨藏之深山窮谷。爲避敵之計。爲致寇之謀。
取天下後世非笑。國可謂無人矣。

庚申四年（明洪武十三年）。春二月。占城誘使新平、順化人寇乂安、演州擄掠人口。○三月。寇清化等處。上皇命黎季犛領水軍。杜子平領步軍。以禦之。至虞江植椿。與占人相持。○夏五月。季犛領神武軍將阮金鰲侍衛人將杜也哥出戰。金鰲旋舟以避賊鋒。季犛斬之以徇。諸軍鼓噪而前。占主制蓬莪戰敗遁歸。子平自是稱疾。解兵權。惟季犛專領元戎。行海西都統制。冬十一月。以杜子平爲入內行遣、左參知政事。領諒江鎮經畧使。數年卒。贈少保。從祀文廟。

潘孚先曰。歷代名儒。有能排異端。傳道統。方得從祀文廟。明道學之有原也。藝宗以朱安、張漢超、杜子平預之。漢超爲人。骨鯁譏斥佛法。安清修苦節。不務顯達。亦庶幾矣。若子平之曲學悅人。聚歛多欲。乃是謏國之姦臣。安得厠於其間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子平盜隱蓬莪貢金。欺君妄奏。致使睿宗南巡不返。國家自是屢有占城入寇之患。罪不容誅矣。其曲學悅人。夫又何誅。

辛酉五年（明洪武十四年）。春二月。試大學生。○三月。命大灘國師。督率天下僧人。及山林無度僧。壯者權爲軍。擊占城。○夏四月。斬演州人胡衛。以其因占城賊。誘人掠財也。○五月。以陶師錫爲入內行遣右司郎中。師錫父全斌知審刑院事。○六月。奉引欔（音角）鄉、太堂及龍興、建昌諸陵神像。歸安生大陵。避占城人也。○秋九月。以阮然爲入內行遣右司。然偲遊人。天慶中爲祇候內人。知日禮欲害陳氏。密告上皇。至是。上皇念其功。故授是職。○冬十月。嘉慈皇后崩于龍潭鄉昭慶寺（今華慶寺是也）。西庵帝誘

殺冠服侯大王頙。

壬戌。六年。明洪武十五年。春二月。占城入寇清化。命季犛領軍禦之。屯龍岱山以神魁軍將阮多方。守神投海樁。占人水步俱進。在山上以石投下。軍船多損壞。多方不待季犛令。自開樁出戰。一時取勝。諸軍乘勝攻之。占城大敗。散入山林。我軍圍山三日。賊多餓死。燒盡舟船。餘衆奔北。三月。追至乂安城而還。◯夏四月。捷報。拜多方金吾衛大將軍。◯秋七月。大水。◯冬十月。詔乂安、演州軍民。浚海西諸港。

癸亥。七年。明洪武十六年。春正月。命黎季犛領舟師伐占城。時新造大艘。有艷治、玉突、牙捷等號。行至吏部、娘灣、烏蹲等處。被風濤折壞。引軍而還。◯夏六月。占城主制蓬莪與首將羅皚。引衆陸行山脚。由廣威鎮哨路。屯孔目冊。京師震駭。上皇命華額軍將黎密溫。將兵禦之。密溫至三岐洲。今廣威府是也。欲列陣拒戰。賊先設伏。兵象俱起。官軍敗北。密溫爲賊所擒。占城自黎、李以來。兵衆脆怯。我師至則挈家奔遁。或聚哭歸降。至蓬莪、羅皚。生聚敎訓。漸革舊俗。勇悍耐苦。故當入寇。爲我國患。◯阮多方督軍立柵於京師。日夜守衛。上皇幸東岸江。以避賊。時有士人阮夢華。衣冠下水。牽挽御舟。請留討賊。不聽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蓺皇無勇。賊未至而先避。其如國人何。夢華一士人也。猶能留之。肉食者可鄙也哉。

◯讀簿陳公僾騎馬巡柵。賊追之。奔至葛江界。阻溝丈許。馬躍過之得脫。因名其馬曰子不齊。◯冬十二月。占城引衆還。上皇居葆和宮。命僉知內密院事阮茂先、禮部郎中潘義及偲遊武憲侯家臣。名缺。輪直。賜食詢以故事。逐日記錄。編成八卷。目曰葆和餘筆。令陶師錫序其端。以敎

訓官家。

甲子八年。（明洪武十七年。）春二月。上皇於僊遊山萬福寺。試大學生段春雷、黃晦卿等三十名。○夏五月。選大學生餘數。爲葆和宮書史。○秋九月。明初征雲南。遣楊盤、許源等。齎戶部咨文。來求粮給臨安守兵。○冬十一月。遣朝奉大夫黎亞夫。少中大夫杜子澄。報云。已差行遣司陳堯俞督諸路轉運使司運粮。至水尾縣界首交割。時差官多因瘴死。

乙丑九年。（明洪武十八年。）春正月。閱定文武從官帳籍。○三月。明遣使來求僧人二十名。初我國送內人阮宗道、阮算等。至金陵。明帝以爲近臣。遇之甚厚。宗道等言。南國僧解建道塲。愈於北方僧。至是求之。○秋七月。司徒章肅國上侯元旦致仕。歸昆山。寄友僚詩有云。今古興亾眞可鑑。諸公何忍諫書稀。太尉莊定王顥有詩贈云。我是當年棄物。公非大廈奇才。曾取一般老病田園早辨歸來。蓋季犛時方用事。賢人君子。憫時憂世。不得不形於詩。顥又作國語歇後詩。以諷元旦。元旦謀結婚姻。圖免後患。以其子夢與。托于季犛。季犛以故宗室仁榮女黃中公主妻之。後季犛當國。以夢與爲東宮判首。夢與弟叔瑤、叔瓊爲將軍。元旦子孫皆免患。元旦有二女。長曰太。次曰台。令儒生以文學敎之。阮應龍敎太。阮漢英敎台。應龍因狎近。作國語詩歌。挑太通焉。漢英亦作國語詩效之。太有娠。應龍逃避。至產日。元旦曰。應龍何在。家人對以畏罪去。元旦曰。國治短矣。安知非天使然。未必不爲福也。乃召二生來。曰。古人有之矣。不見文君、相如之事乎。能如相如。名傳後世。我之願也。二生深以爲德。勤於學問。試各中科。上皇曰。他有富貴之妻。以下犯上。廢不用。後漢英官至轉運。應龍至胡朝。拔用。更名飛卿。（飛卿生薦。中太學生。）亦元旦有詩集。曰冰

壺。傳于世。時翰林學士胡宗鷟亦有討閑效顰詩集。皆感時作也。

丙寅。十年。（明洪武十九年。）春二月。明遣林孛來求檳榔、茘枝、波羅密、龍眼等樹子。以內人阮宗道言南方花果多佳種故也。帝遣員外郎范廷等遣之。然木不耐寒。途中皆枯死。○明又遣錦衣衛舍人李鏌等。來假道往占城。索象五十隻。自乂安府。設站驛。給糧草。遞送至雲南。○以胡宗鷟爲翰林學士奉旨。宗鷟（演州城人。）士年少登科。頗有才名。初未甚顯。適遇元宵。有道人黎法官者。爲張燈設席。延文客爲歡。宗鷟受簡。請題席上賦詩百篇。衆皆環視歎服。自是名震京師。以文學爲時所重。而詩酒無虛日。初爲安撫。有侵於民。事發。藝宗恠問之。拜謝曰。一子受皇恩。全家食天祿。帝原之。累遷至翰林學士奉旨。兼審刑院使。年八十餘。壽終于家。

丁卯。十一年。（明洪武二十年。）春二月。上皇自葆和宮還京。○三月。以黎季犛同平章事。賜鈒一把旗一隻。題曰文武全才君臣同德。季犛作國語詩。謝之。○史臣吳士連曰。亂臣賊子之得行其計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所由來漸矣。故聖人必辨之於早。而謹履霜之漸焉。胡氏篡陳。非特藝皇不謹其漸。而又有啓其端也。

戊辰。十二年。（十一月以後。順宗光泰元年。○明洪武二十一年。）夏五月。以陳杜爲宮令。杜乃上位侯鏤之子。其母再嫁季犛。故有是命。後改姓胡。○六月。以黎季貔爲判首知左右班事。內人阮唱知殿內。陳寗知樞密院事。入內行遣左司王汝舟致仕。以黎與議。代之。○秋八月。彗星見西方。帝與太尉顯謀曰。上皇寵愛外戚季犛。肆意任用。若不先爲之慮。後必難制矣。王汝舟子汝梅侍學。因泄其謀。季犛知之。多方勸季犛。出大吏山以待變。范巨論

曰不可。一出于外。難以圖存。季犛曰。縱無方策。我當自盡。不假人手。臣論曰。上皇之心。深啣帝殺冠服大王之故。帝頗不諧。今天下權柄在大人。而帝又圖之。則上皇之疑滋甚。大人冒進叩頭。陳其利害。必見聽從。轉禍爲福。易如反掌。上皇正嫡衆多。大人若曰。臣聞里諺曰。未有賣子而養姪。惟見賣姪而養子。庶幾感寤。改立昭定。縱或不聽。死未晚也。季犛從之。密奏如臣論言。上皇深以爲然。○冬十月望。月食既。○十二月六日。早。上皇假幸安生。令殿後扈衛。尋令祇候內人召帝謀國事。帝未膳而行。侍候惟二人而已。既至。上皇曰。大王來。即令人引出資福寺囚之。宣內詔曰。昨者睿宗南巡不返。用嫡爲嗣。古之道也。然官家踐位以來。童心益甚。秉德不常。親暱群小。聽黎亞夫、黎與議。譖誣功臣。扇搖社稷。可降爲靈德大王。然國家不可以無主。神器不可以久虛。可奉迎昭定。入繼大統。布告中外。咸使聞知。乃降其子。爲順德王。舊府軍將督鐵鎌軍阮快、阮雲兒。管鐵甲軍阮訶、黎勸。管鐵鎗軍阮入索。欲以兵劫出。帝書解甲二字。且戒之曰。莫違父皇旨。衆乃止。有頃。扶下太陽府縊之。先是。省臺故事。同平章以上得坐黑交椅。時莊定大王顥爲太尉。黎季犛同平章事。知審刑院黎亞夫。既遣顥去。黎季犛椅。不許同坐。又密奏帝。誅季犛。謀泄。致敗。亞夫、快、雲兒、訶、入索、勸及所幸學生劉常。皆見殺。劉常被刑作詩云。殘年四十又餘三。忠愛逢誅死正甘。抱義生前應不怍。暴屍原上更何慚。惟與議流塞頭。特與白再授北江路宣撫使。建新二年。又以黨死。與議亞夫之堂兄也。入索逃匿。禁錮其母。始出受刑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當時胡氏氣燄。人人皆知其將篡。莊定王顥爲太尉。且藝皇之子。見社稷將傾。苟能納約自牖。結信於君父。爭號有厲。致

敎於朋來。使藝宗之荒耄復回。簡皇之柔懦而立。政柄有歸。令由上出。則胡氏奸情自戢矣。莊定計不出此。亞夫不度其君。非剛斷之才。遂勸誅季犛。而爲謀不密。使之先知。莊定又斷之不早。失其機會。以至事敗身亾。及其軍將之戹者。可勝歎哉。或曰。胡氏上得君。下主兵。雖元旦之有識。且老於事。猶無奈何。況莊定哉。曰觀其內不自安。而欲自盡。則季犛制之易耳。先去多方、巨論。以翦其羽翼。則勢孤矣。

◯初睿宗后黎氏。靈德之母。黎季犛之從妹也。睿宗南征不返。后遂削髮爲尼。會藝宗以靈德嗣位。后辭讓不允。乃涕泣謂親人曰。吾兒福薄。難堪大任。以是取禍耳。先皇棄世。未亾人惟欲死。不欲見世事。況見子之將危乎。后崩二年。而靈德遇害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靈德之立也由藝皇。其廢也亦由藝皇。初不聽黎后之辭以義也。終納季犛之譖以私也。然則初之立也何其明。而終之廢也何其暗歟。又縊殺之。甚矣。

◯封太尉顒爲大王。先是靈德被降。季犛揚言立顒爲嗣。及事濟。顒辭。季犛乘間曰。太尉能辭大位。是大德也。上皇然其言。故有是命。◯二十七日。上皇立少子昭定王顒爲皇帝。顒即位。改元光泰元年。大赦稱元皇。◯明遣杜子賢、鄔潾、邪文博、齎龍章來封。而靈德已遇害。前北使至。引入祥符門。惟潾等由景陽門。

順宗皇帝（諱顒。藝宗季子也。在位九年有奇。出家。歲餘季犛殺之。壽二十二。○帝徒擁虛器。政在權臣。禍及其身。而不覺。哀哉。）

己巳。光泰二年。（明洪武二十二年。）春正月。立季犛長女聖偶爲皇后。號所居曰皇元殿。◯二月。葬靈德大王于安排山。命季貌掌其事。◯三月。以杜子

澄爲御史大夫。◯夏四月。以范巨論爲簽書樞密院事。季犛問樞密屬誰可用者。巨論薦其弟范泛及王可遵、陽章、韓子西、阮崇、阮書、阮景貞。並有名德可用。唯杜子滿爲最。◯五月。以王可遵監懿安、神翊軍。楊章監神勇軍。◯秋八月。清化人阮清稱靈德迯難。梁江民皆響應。◯九月。農貢人阮忌聚衆劫掠。自稱魯王田忌。◯冬十月。占人寇清化。犯古無。命季犛將兵禦之。賊堰上流。官軍植樁盤鴉以相對。二十日。賊伏兵象。佯掃寨以歸。季犛選取精勇名爲敢死。追擊之。水軍開樁出戰。賊乃決堰出衆衝之。時精勇已遠。舟師難於泝流。因以敗績。右聖翊軍將阮至（一云陳延貴）爲賊所擒。其餘軍將七十人皆陷死。季犛留裨將范可永與賊相持。身自遁還。阮多方權聖翊軍將。是夜多方與可永謀曰。賊勢如此。我等孤軍。難於持久。若欲班師。賊必乘機躡後。乃下令諸軍。盛張旗幟。繫大船於樁。令人守。更以輕舟宵還。季犛詣闕。請出朱橋戰船以益之。上皇不許。因求解兵柄。不復出師。

◯史臣吳士連曰。季犛身爲大將。繫國安危。而至於失律喪師。其罪大矣。不圖後效。以贖前罪。乃棄師先歸。爲避賊計。又不自囚請罪。如古人之爲。無君之心長矣。以軍法從事。天討之所宜加也。城濮之戰。子玉喪師。楚子殺之。雖過。然楚日以强。威令行也。藝皇不罪季犛。失政刑矣。至於多方、可永以孤軍當强賊。而宵還。未必深責。蓋用兵以却敵爲功。左次無咎。用詭退師。兵家之術也。何傷乎。藝宗不能用多方耳。

◯十一月。上皇命陳渴眞將龍捷軍。出師討賊。渴眞奉命。慷慨涕泣拜辭。上皇亦泣下。目送之。軍發瀘江。至黃江。已遇賊矣。渴眞觀無可戰之

地。退守海潮江。靈德弟元耀。欲爲靈德報仇。率衆降賊。○以太宰元晫子仁靖王元挺爲司徒。舊翰林學士陳蒸爲少保。及家臣阮康輔之。○阮多方歸自虞江。謂己功高。有德色。多毀季犛爲不才。季犛乃譖曰。因聽多方而致敗。乃收多方軍。多方猶有驕色。上皇曰。合行小罪以懲之。季犛曰。多方勇健。臣恐北去明國。南去占城。放虎遺患。不如殺之。遂賜死。多方歎曰。吾以才致貴。亦以才致死。但恨不死戰陣耳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多方黨於胡氏。天其或託此以誅之也。可永後爲胡氏而殺順宗。亦以黨死。阿附賊臣者。可以鑒矣。

○十二月。天然僧范師溫反。嘯聚於國威上路。僭稱大號。以古所盧墓人阮宗邁。羅社人阮可行。爲行遣。招集無籍之徒。爲神奇、勇鬪、無限等軍。犯京師。二帝幸北江州。師溫居三日。出屯嶡州。上皇遣左聖翊軍將黄奉世。弘化人。討平之。先是。奉世與占城首將羅皚相持於黄江。至是得命。道出蔑江。時冬天水涸。浚開水道。以出戰艦。一鼓遂擒師溫。宗邁、可行皆伏誅。其餘脅從。一無所問。

庚午。三年。明洪武二十三年。春正月二十三日。都將陳渴眞大破占城于海潮。獲其主制蓬莪。時蓬莪與元耀領戰船百餘艘。來觀官軍形勢。衆船未會。蓬莪小臣波漏稽爲蓬莪所責。懼誅來奔軍營。指綠漆船告曰。此國王船也。渴眞令火銃齊發。着蓬莪貫於船板而死。船中人喧鬧號泣。元耀反取蓬莪馘。奔還官軍。龍捷軍上都大隊副范汝勣頭伍楊昻遂殺元耀。併取蓬莪馘。賊衆大潰。渴眞令軍監黎克謙函其首馘。乘船奏捷于平灘行在。時漏下三皷。上皇睡熟。驚起以爲賊犯御營。及聞捷奏云。已獲蓬莪馘。乃大喜。召群臣諦視。百官朝服呼萬歲。上皇曰。我與蓬莪

相持久矣。今日始得相見。何異漢高祖見項羽首。天下定矣。羅皚引餘衆。至瀘江上岸。火葬蓬莪身屍。晝夜陸行山脚。作架棧道。煑飯其上。且行且食。全衆以歸。遇官軍追擊。則駐象撒貨以止之。是時。乂安人懷貳新平、順化。多叛從占。故土哩之人四散遊擊。莫之能禦。朝廷雖以黎可鑄爲兩路安撫使。但在京遙鎭。未嘗到郡。惟土豪潘猛、范矜率衆歸順。猛有膽畧。多覘賊情。有邀擊奔卒之功。上皇賞賜特厚。官至翊衛軍。又陞威明將軍。管新平、順化聖翊軍。帶金雲符。◯二月。帝幸龍興、建昌、安生。拜謁諸陵。詔捕賊黨元挺、阮洞、阮允、黃科、阮康等。脅從罔治。元挺、陳蓀赴水死。康北走明國。詐稱陳氏子孫。改名添平。◯以陳渴眞爲龍捷奉宸內衛上將軍。封武節關內侯。范可永西眞人。爲車騎衛上將軍。封冠服侯。范勤、楊昴爵賞五資。加勤監禁衛都。賜昴田三十畝。其餘陞職爵有差。◯夏四月。加尊先帝、先后徽號。及各處神祇謚號。◯六月二十五日。暴風大雨水。◯以元耀弟章靖王元熹爲入內檢校右相國平章事。時章靖王元熹內不自安。故有是命。◯羅皚歸至占城。據國自立。蓬莪子制麻奴佗難與弟制山拏。恐見殺。遂來奔。封麻奴佗難爲校正侯。山拏爲亞侯。◯冬十月。浚天德江。令安鑊石工。堀開天健山洞。及茵枚山洞。取前所藏錢貨。時二山俱崩。洞口閉塞。鑿開不得。遂廢之。◯十一月十四日。司徒章肅國上侯元旦卒。元旦爲人慈祥儒雅。有古君子之風。上皇常幸其第。問疾及遺後事。元旦皆不言。但曰。願陛下敬明國如父。愛占城如子。則國家無事。臣雖死且不朽。上皇爲作詩題其墓。元旦嘗作十禽詩。有云。人言寄子與老鴉。不識老鴉怜愛不。蓋諷上皇托順宗於季犛也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君子心也。元旦同姓大臣。知胡氏之將篡。陳業之將終。不思艱貞。與國同休戚。乃托子胡氏爲身後計。圖利而不顧義。舍道而惟計功。烏足爲賢。且當時占人之患爲急。而告以愛占城如子。事明國如父。乃事大字小。槩常談之說。奚補當務哉。惜其學問見識知及之。而仁不能守之也。

○十二月。以范歎爲乂安府知府。

辛未。四年。明洪武二十四年。春二月。黎季犛領軍。巡化州。閱定軍伍。修造城池。○三月。季犛令左聖翊軍將黃奉世。將兵出哨占城地方。占人設伏。奉世軍自潰。爲賊所擒。季犛以奉世所部大隊副三十人。斬之。奉世用計得脫。復職如故。○夏四月。季犛軍回。○五月。太尉莊定大王顓出亾南定庄。庄人以船送至萬寧寨。寨人楊度不納。上皇遣寧衛軍將阮仁烈追還。季犛陰使殺之。仁烈格顓死之。回奏顓暴擊爲所殺。降爲愍王。後上皇悔悟。問追捕愍王者爲誰。仁烈惧。乃自縊。先是。上皇既廢靈德。欲立顓。季犛以計誤之。乃立帝。加顓大王。仍爲輔臣。顓與季犛有隙。多被季犛所譖。恐惧驚疑。故至此耳。後季犛簒國。降爲列校判侯。○秋八月。化州諸將論利害之勢。潘猛曰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朱秉珪曰。楊柳多言。衆皆閉口。所言未詳。時鄧悉、黃晦卿等。陰書以遺季犛。季犛以爲潛謀不軌。秉珪、猛皆被殺。以鄧悉爲右州判。黃晦卿爲正刑院大夫。御史大夫杜子澄不以爲言。季犛作詩遺之曰。借問子澄懦中尉。書生何恩負平生。○冬十二月。以羅修爲清化府知府。○造瑞璋殿。

壬申。五年。明洪武二十五年。春二月。殺宗室陳日章。日章謀誅季犛。上皇以爲懷異。殺之。○夏四月。旱。詔求直言。裴夢華上言。畧曰。臣聞童謠云。深哉

黎師。以此觀之。季犛必有覘覦神器之意。上皇覽奏。以示季犛。後季犛專政。夢華隱遁不出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易曰。君不密則失臣。安有求得直言。遽以言示其所激者哉。藝皇至是昏耄甚矣。夢華之不遇。天也。亦陳家之不幸也。

○六月。以范巨論知樞密院事。○秋七月。改黎仁統名景奇。入政府爲行遣。○九月。以何德鄰爲行遣左司。○冬十月。置各處江關。及巡守監捕寇盜。或三都四都五都。隨其衝要設之。

潘孚先曰。陳自裕宗荒縱之後。加以占城侵擾。寇賊蠭多。白日掠人。法不能禁。季犛執政。始設法巡捕。少抑之矣。

○十二月。詔凡軍民逃役。罰錢十鏹。刺項四字。頭目斬罪。田土沒官。○季犛作明道十四篇上進。大畧以周公爲先聖。孔子爲先師。文廟以周公正坐南面。孔子偏坐西面。論語有四疑。如子見南子。在陳絕糧。公山佛肸召。子欲往之類。以韓愈爲盜儒。謂周茂叔、程顥、程頤、楊時、羅仲素、李延平、朱子之徒。學博而才踈。不切事情。而務爲剽竊。上皇賜詔奬諭之。國子助教段春雷上書。言其不可。流近州。春雷新福縣巴魯社人。明敏練達。後官至中書黃門侍郎。兼知愛川通判。卒于官。詞連行遣陶師錫。嘗見其書。降爲中書侍郎同知審刑院事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前聖之道。非孔子無以明。後聖之生。非孔子無以法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盛於孔子者。而敢輕議之。亦不知量也。

癸酉。六年。明洪武二十六年。春正月。以胡綱監左聖翊軍。綱演州人。季犛潛得胡氏苗裔。圖欲復舊姓。引綱爲腹心。○二月。試大學生黃貫之、黎渭叟、枚秀夫、同栻等三十人。○夏四月。試吏員。○六月。旱。○秋七月。暴風。大雨。○

八月。地震。大水。◯九月。蝗。◯冬十月。以太陽公主嫁太保沆。太陽靈德之后。自靈德遇害。上皇欲擇賢配以嫁之。太陽因遊西湖。奔歸撫軍司元淵。（恭信王夫澤子。）上皇怒。再嫁元淵弟沆。以辱之。

甲戌。七年。（明洪武二十七年。）春正月。閣婆國商船來。進異馬。◯二月。上皇命畫工。畫周公輔成王。霍光輔昭帝。諸葛輔蜀後主。蘇憲誠輔李高宗。名爲四輔圖。以賜季犛。使輔官家。當如是也。◯三月。上皇夢見睿宗領軍來。且誦詩曰。中間惟有赤觜侯。殷勤譖上白鷄樓。口王巳定興亾事。不在前頭在後頭。上皇自析其字。赤觜季犛也。白鷄上皇也。上皇辛酉歲。口王國也。其興亾在後見之。上皇深思之。而勢不可爲也。◯夏四月。會盟畢。上皇召季犛入宮。從容謂曰。平章親族。國家事務。一以委之。今國勢衰弱。朕方老耄。卽世之後。官家可輔則輔之。庸暗則自取之。季犛免冠。叩頭泣謝。指天地誓曰。臣不能盡忠戮力。輔官家。傳之後裔。天其厭之。又曰。靈德王之不德。非陛下威靈。則臣巳含笑入地。得至今日乎。縱糜身碎骨。未能報答萬一。敢有異圖。◯秋七月。以馮具爲京師尹。改爲中都尹。◯八月。以黃晦卿爲三帶路安撫使。◯冬十一月。罷登聞檢法院。置上林寺。以黎季犛長子黎元澄。判寺事。◯十二月十五日。上皇崩。葬安生原陵。廟號藝宗。謚曰光堯英哲皇帝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藝宗天性冲和。存心敬畏。然威武不足以却外敵。剛明不足以辨讒言。有一元旦。而不能用。乃委外戚。使陳氏社稷。馴致危亾。所謂前有讒而不見。後有賊而不知者也。

乙亥。八年。（明洪武二十八年。）春二月二十日。却月字南字諱。許用依舊。季犛殺宗室撫軍司元淵。恭正王師賢庶子元胤。以居藝皇喪。常談日章事之

故併士人阮符殺之。師賢佯為耳聾得免。削元淵陳姓。為枚姓。故事宗室有大故。削屬籍。以枚姓稱之。◯以季犛為入內輔政太師。平章軍國重事。宣忠衛國大王。帶金麟符。◯夏四月。詔季犛入居省臺之右。名曰畫廬。季犛因編無逸篇。譯為國語。以教官家。有令則稱輔政該教皇帝。◯六月。禁百官不得用大袖衣。許用小袖。民間齊忌。止用一頓時器皿。不得裝金朱漆。◯明遣任亨泰等。來乞師五萬人。象五十隻。粮五十萬石。搬運至界首。以給軍。時明人討龍州、奉義州叛蠻。陰設此計。欲托以粮米數不足。掩捕國人。亨泰密告知之。以故不與兵象。所給粮不多。差官送至同登而還。◯明又遣使。求僧人按摩女火者。皆少遣之。◯冬十二月。以梁元彪為行遣。知大宗正何德鄰。為入內行遣。門下左司黃晦卿。為發運司范巨論參謀軍事兼樞密院事。

丙子九年（明洪武二十九年）春正月。詔沙汰僧道年未及五十以上者。勒還本俗。又俗有通經教者。授堂頭首、知宮、知觀、知寺。餘為修人侍者。◯三月。閱定軍伍。◯夏四月。初行通寶會鈔。印成。令人換錢。每錢一鏹。取鈔一緡二陌。其法。十文幅畫藻。三十文幅畫水波。一陌畫雲。二陌畫龜。三陌畫麟。五陌畫鳳。一緡畫龍。偽造者死。田產沒官。禁絕銅錢。不得私藏私用。並入京城鼇池及各處治所。犯之者罪如之。◯詔定試舉人格。用四場文字體。罷暗寫古文法。第一場用本經義一篇。有破題接語小講原題。大講繳結。五百字以上。第二場用詩一篇。用唐律賦一篇。用古體或騷或選。亦五百字以上。第三場詔一篇。用漢體。制一篇。表一篇。用唐體四六。第四場策一篇。用經史時務中出題。一千字以上。以前年鄉試。次年會試。中者御試策一篇。定其第。◯六月。定文武冠服。一品紫色。二品

大紅。三品桃紅。四品綠。五六七品碧。八九品青。惟內侍開裙。皆不用裳。無品及宏奴白色。文從官職爵六品以上。用高山巾。正六品得束帶着烏巾。正皂色從青色。宗室皂方。勝武爵六品用折衝巾。爵高無職。得束帶。戴角頂巾。七品以下用太古巾。從七品攢花巾。王侯戴遠遊巾。御史臺却非巾。紗法冠服等制。皆從少保王汝舟之言也。◯秋八月。命龍捷軍將陳松。伐占城。擒其將布冬而還。賜姓名金忠烈。將虎賁軍。後丙戌年。備多邦城上策。領兵就邊界逆戰。勿使賊人入境內。侍其長兵。通其脈路。諸將不從。布冬病尋卒。◯冬十月。以胡綱爲演州路大知州。鄧思成判州事。◯十一月。季犛作國語詩義幷序。令女師敎后妃及宮人學習。序中多出己意。不從朱子集傳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自孟氏沒。師各專其門。士各私其學。源分而流支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或流而爲他岐。或倒戈而相攻。莫能歸一。其可稱者。雖曰大醇。未免小疵。未有克醇乎其醇者也。朱子生於宋末。承漢唐諸儒箋疏六經之後。泝流求源。得聖人之心於遺經。明聖人之道於訓解。研精殫思。理與心融。其說也詳。其指也遠。所謂集諸儒之大成。而爲後學之矜式者也。況有程子倡之於前。而朱子補其未圓於後。則其義精矣。後之有作。恢廓而克大之。膏沃而光澤之。如斯而已。烏得而非議之哉。

丁丑。十年。（明洪武三十年。）春正月。遣吏部尚書兼太史令杜省。（一作敏。）相度淸化府安孫洞。築城鑿池。立廟社。開街巷。欲徙都焉。三月功畢。初朝議未定。行遣范巨論諫止之。季犛曰。我志先定。汝何言哉。至是行之。時樞密主事侍史阮汝說。上書諫。其畧曰。昔者周魏遷都。並見不祥。今龍肚之地。

傘圓之山。瀘珥之河。高深平闊。自古帝王開基立國。莫不以爲深根固柢。宜依於前事。時元人伏誅。占寇授首。願少思之。以爲國家磐石之勢。不在險。季犛不聽。後考續。見汝說名曰。此嘗言在德不在險者。廢不用。

潘孚先曰。曹操遷許。挾天子以令諸侯。漢鼎淪亾。實基於此。季犛遷安孫。弑元君而夷宗黨。陳家傾圮。豈不在於斯乎。雖然乱臣賊子。何世無之。惟人君剛以斷之。明以察之。使無後患也。

○夏四月。改清化鎮爲清都鎮。國威鎮爲廣威鎮。沱江鎮爲天興鎮。乂安鎮爲臨安鎮。長安鎮爲天關鎮。諒江鎮爲諒山鎮。演州鎮爲望江鎮。新平鎮爲西平鎮。罷大小司社。大撮管甲。仍依舊制。○定外任官制。路置安撫使、副。府置鎮撫使、副。州置通判、僉判。縣置令、尉、主簿。以管之。路統府。府統州。州統縣。凡戶籍、錢穀、獄訟。總爲一路之簿。歲季報省。以憑稽考。又置都督、都護、都統、總管府、太守、司。以轄之。以副將黎漢蒼。領東都路都護府。太保陳沆領北江路都統府。陳元杍領三江路都統府。少保王汝舟知天長府路軍民事。行遣阿德鄰行新安府路大守。又州鎮置教授、監書庫。○五月。詔曰。古者國有學。黨有序。遂有庠。所以明教化。敦風俗也。朕意甚慕焉。今國都之制。已備而州縣尚欽。其何以廣化民之道哉。應令山南、京北、海東、諸路府。各置一學官。賜官田有差。大府州十五畝。中府州十一畝。小府州十畝。以供本學之用。（告朔一分。學分。書燈一分。）一路官督學官教訓生徒。使成才藝。每歲季則選秀者貢于朝。朕將親試而擢之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當時有此詔令。何美如之。然不見施行者。非帝意也。

乃季犛欲行簒奪。托此以收人心爾。
○六月。詔限名田。大王長公主田無限。以至庶民田十畝。多者許從便。得贖罪貶黜亦如之。餘者上進入官。初宗室諸家每令私奴婢於瀕海地築堤堰障鹹水。二三年後開墾成熟。互相嫁娶居之。多立私庄田土。故有是命。○右僉知政事行樞密院事范巨論領神策軍。討宣光鎮紅衣草寇。陣陷死之。贈左僕射。巨論唐安縣人。以行遣杜世滿代領宣光經畧使。○冬十一月。季犛逼帝。從都清化府。帝先幸安生。謁諸陵。與之俱至大吏鄉行在。號葆清宮。宮人陳玉肌、陳玉臉。密言於帝。以爲遷都必有簒奪之事。季犛聞之。以廟令黎合、右隴父道梁蓊與同謀。併殺之。○命行遣同知大宗正寺梁元彪。撤瑞璋、大安諸宮殿。瓶瓦大材。悉付慈廉、南策等州。運赴新都。遭風沈溺過半。○明逐元族大胡小胡二人來。安置。賜大胡名地復基。小胡名地寶郎。○占城將制多別。與弟慕華子伽葉。挐家來降。賜多別名大中。授金吾衛將軍。伽葉禁衛都。皆丁姓。復鎮化州。御占城。

戊寅。十一年。三月以後。少帝建新元年。○明洪武三十一年。春三月十五日。黎季犛逼帝禪位于皇太子𡧰。季犛有簒奪之心。然業已盟約於藝皇。恐違其言。陰使道士阮慶出入宮中。說帝曰。佳境清香。獨異凡間。本朝列聖。惟事釋敎。未有從遊眞仙。陛下尊居九五。勞于萬機。莫若禪位東宮。以葆冲和。帝從其言。於是奏籙奉道入仙籍。季犛創葆清宮于大吏山之西南。請帝居之。帝乃禪位于皇太子。內禪詔畧曰。朕早慕玄風。非心黃屋。否德忝位。實難克堪。况心疾時作。宗祧時政。以皆妨。誓言在初。天地鬼神之已聽。今當禪位。以丕基。皇太子𡧰。可即帝位。輔政太師黎季犛。以國祖攝

政。朕自爲太上元君皇帝。養素葆清宮。以諧夙願。皇太子𡨺即位於葆清宮。改元建新元年。大赦。尊欽聖皇后爲皇太后。時太子生甫三歲。受禪不能拜。季犛令太皇拜于前。太子從之。季犛自稱欽德興烈大王。榜文曰。中書尚書省奉攝政該敎皇帝聖旨云云。是日登新都御殿慶成。賜五品以上宴。許士女觀遊於城之南門。日以繼夜。◯令有田者供報田畝。行遣何德鄰密與家人言曰。設此法以奪民田耳。季犛聞之。降爲戶部尚書。又令民標題姓名於田上。路府州縣官公同檢度修簿。五年乃成。無供結者取爲公田。

少帝 名𡨺。順宗長子也。在位二年。季犛簒位。廢爲保寧大王。

胡季犛漢蒼 季犛字理元。自推其先祖胡興逸。本浙江人。五季後漢時。來守演州。其後家居本州之泡突鄉。因爲寨主。至李時。娶月的公主。生月端公主。至十二代孫胡廉。徙居清化大吏鄉。爲宜尉黎訓義子。自此以黎爲姓。季犛其四世孫

也。陳藝宗時。自祇候四局正掌。陞樞密大使。遷小司空。進封同平章事。累加輔政太師攝政欽德興烈大王。國祖章皇。遂移陳祚。國號大虞。復姓胡。未踰年。以位與其子漢蒼。漢蒼舊名火。僭位六年。後父子皆爲明人所虜。○舊以二胡紀年。今黜而正之。

己卯。建新二年。明允炆建文元年。夏四月。季犛逼令帝出家。奉道敎居淡水村玉清觀。密使內寢學生阮謹隨行護視。帝問曰。汝之侍我。欲何爲耶。謹不忍言。季犛作詩告謹曰。元君不死。汝當死之。又作詩上元君云。前有庸暗君。昏德及靈德。何不早安排。徒使勞人力。謹遂進毒藥。不死。又進椰漿而斷食。又不死。至是。令車騎衛上將軍范可永。縊之。葬安生陵。廟號順宗。◯太保陳沆。上將軍陳渴眞等。謀誅季犛。不克死之。是日。季犛會盟於頓山。渴眞等已有誅之之意。季犛坐渴眞家樓以觀之。比天子幸廟泊寺之例。可永姪范祖收。及刺客范牛膝。按劔欲進。渴眞瞪目止之。遂不果。季犛心動而起。衛士擁下樓。牛膝擲劔於地曰。舉衆徒死耳。

事覺。宗室沆。杜國日暾、將軍陳渴眞、范可永、行遣何德隣、梁元彪、范翁善、范牛膝等。僚屬親戚。凡三百七十餘人。皆被殺。沒籍其家。女人爲婢。男子自一歲以上。或生瘞於地。或沉於水。逮捕餘黨。連年不絕。相識者但以目。而不敢偶語。人家不容行人宿歇。有宿歇者。則告鄰家。公同審問帖子行李。經由以爲保證。各社並置巡店。日夜巡警。盟誓之禮。自此不復行矣。渴眞永寧縣河朗人。三代爲上將軍。世傳渴眞臨刑時。上頓山。驚號三聲。死踰三日。面猶生。蠅蚋不敢集。後或遇旱。禱雨輒應。元彪宣光人。先祖世充。李朝攝通王兼父道。子文獻、桂並封侯。桂子孝抱。以擊喽都功。封冠服侯。孝抱生世則。封勤順侯。世則生菊孫。爲觀察使。菊孫生元彪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季犛至是。罪惡貫盈矣。陳沆先期交懽將相矣。苟能臨機而斷。犛以弑君之罪。併可永誅之。則名正言順。而事濟矣。惜其猶豫愊怯。以取敗也。

○六月。季犛自稱國祖章皇。服蒲黃色。居仁壽宮。依太子例。出入用黃蓋十二柄。子漢蒼稱攝太傅。居皇元殿之右。元澄爲司徒。榜文曰。奉攝政國祖章皇。但稱予。而未敢稱朕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楚公子圍。未簒之前。設服離衛。蒲宮有前。踞傲整居。先露其氣。以挫折於人。人無或違。然後無所忌憚。而大肆其惡。胡氏所爲。同出一軌。

○秋七月。清化古滕人阮用甫上書。其畧曰。章皇何號。蒲黃何色。奈先帝顧托何。季犛囚數日餘。乃釋。○八月。盜阮汝蓋。竄鐵山。僞造寶鈔行使。會順宗見弑。渴眞被殺。遂招誘亙民。得衆萬餘。往來立石、底江、歷山、

沱江、傘圓等處。恣行侵掠。州縣不能制。○九月。移杲田罪人。就清化湘沒社。○令陳寗督清化府人。樹刺竹於城西邊。南自頓山。北自安孫。直至泡潭江。西自域山可朗市。至濕江。圍繞爲羅城。人民盜笋者處死。○拖林野設館舍。自大津橋至潭舍渡。以便軍民往來憩歇。○大吏江置巡撿所。令施大索於江中。凡上水船。使之曳索隨次而行。不得爭先。○冬十月。改流罪人爲浚渠兵。浚圍沈濠等港。至河華海口。以便舟船往來。○十二月。命東路安撫使阮鵬擧討阮汝蓋。平之。（鵬擧北江東岸人。）

庚辰。三年。（是歲陳亾。○三月以後。季犛簒國。稱聖元元年。○明建文二年。）春正月。黎季犛立其子漢蒼爲太子。初季犛欲立漢蒼而未決。假名硯爲語曰。此一卷奇石。有時爲雲爲雨。以潤生民。使長子澄對。以觀其志。澄對曰。這三寸小松。他日作棟作梁。以扶社稷。意遂決。二月二十八日。黎季犛逼帝禪位。及刼宗室群臣。三上表勸進。僞爲固辭曰。入地有期。將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。已而自爲帝。建元聖元。國號大虞。改姓胡。

潘孚先曰。孔子曰。非其鬼而祭之。諂也。故狄青辭不爲梁惠公之後。劉曄謝不爲劉太后之親。唐禘帝堯。而先儒譏之。昭烈出中山靖王。而溫公不取。夫豈私於取舍哉。蓋族屬踈遠。世代變遷。難於必信也。季犛乃遠引胡公滿之後。禘虞舜之所自出。其誣世僭竊之罪。莫大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孚先從溫公之說。謂昭烈出自中山靖王。族屬踈遠難信。是不信諸葛武侯之言矣。夫以諸葛之賢。且世代未甚遠。其稱昭烈爲帝室之冑。豈無所據。而鑿空言之哉。朱子已從其說。夫復奚疑哉。

○胡季犛廢帝。爲保寧大王。以帝外孫故不弒。○三江路獻黑烏朱嘴名鵊鳥。能說成人語。（其鄉婦嘗得一鳥卵。混寄鷄卵中。及生長。嘗隨婦養猪。效喚猪聲。漸說成人語者。）○城內人獻白鳥。○季犛遣三館屬官。祗候內人。內寢學生。分行各路。潛訪官吏得失。民間利病。以爲黜陟。永爲定式。自此輒易守令。○秋八月。季犛試大學生劉叔儉等二十人。阮薦、李子晉、武夢原、黃憲、阮誠皆預焉。（子晉、夢原、誠。仕今朝。爲國子監祭酒。憲至國子監教授。）賦題用靈金藏。諸生請講題。問有故事否。惟裴應斗以宋朝孫何科卮言日出對。故講之。（應斗山圍人。陳朝監書庫。至是解職入試。年已五十。授諫職。言事忤旨。降太子說書。未幾降爲太子賓客。）○冬十二月。季犛求內外族譜。祖母朱氏、母范氏。曰畫氏族。○季犛以行遣杜滿。爲水軍都將。左聖翊軍將陳問（賜姓胡。）同都將。龍捷軍將陳松（賜姓胡。）爲步軍都將。左聖翊軍將杜元拓同都將。領兵十五萬。伐占城。○季犛以位與其子漢蒼。自稱太上皇。同聽政。

漢蒼封其妃陳氏。爲獻嘉皇后。居扶桑宮。以桑字與喪同聲。改扶極宮。○季犛遣使如明。先是。漢蒼母徽寧公主。（追尊太慈皇后。）陳明宗之女也。初嫁駙驥郎陳仁榮。藝宗奪取以嫁季犛。生欽聖皇后及漢蒼。至是。遣使告明。稱陳氏已絕。漢蒼明宗外孫。暫權國事。○漢蒼權商旅船。定上中下三等稅。上等每棹錢五緡。中等每棹四緡。下等每棹三緡。○是歲。占城主羅皚卒。子巴的吏立。

辛巳。（漢蒼紹成元年。明建文三年。）春二月。雷震城上店次。○漢蒼改陳氏協紀曆。行順天曆。○三月。雷震東宮。死者凡三人。○夏四月。漢蒼攢造天下戶籍。許註胡氏族演州、清化二派籍。人口二歲以上。並以見在爲實。不許流亾。而猶有著籍者。榜示藩鎮。凡有京人旅寓。勒還原籍。先是。季犛嘗與群臣言曰。安得百萬兵。以敵北寇。同知樞密使黃晦卿進是策。至是。籍

成。點十五歲以上。六十歲以下。得人數倍於前。故紹成二年。點兵尤多。○漢蒼立限名家奴法。照依品級有差。餘者上進。每人還鈔五緡。應得者出呈三代囑書。外國奴無例。皆有題額樣爲記。官奴火珠樣。或取充殿前軍。公主楊棠樣。大王朱圈二。一品黑圈各一。二品以下黑圈二。時士大夫貪富貴。希胡氏意。上書勸誅陳氏子孫。及減損田奴。以抑其勢。如黃晦卿、阮希周、同栻之徒。其餘不可勝數。○胡松之擊占城也。德丁大中之言。步軍行山脚。與舟師隔遠。遭時水潦。將士路居。絕粮三日。灸皮甲以食。軍還以松行險路。誤失軍機。當斬。緣有潛邸勳勞。免死徒社兵。○漢蒼置常平倉。給鈔諸路。依價糴穀以實之。時路、府、州、縣官數有更置。不果行。○漢蒼置鄉亭官。有正有副。後止用一員。○漢蒼令諸路蒸甎（甎音專甓也。）以供築城之役。先是。築西都城。多運石頭以就之。尋又崩

塌。至是始用上甎下石。○漢蒼定大虞官制刑律。○冬十二月。漢蒼以阮飛卿爲翰林學士。

壬午。（○漢蒼紹成二年。明建文四年。）春二月。漢蒼閱定軍伍。○三月。漢蒼修治道路。自西都城。至化州。沿途置庸舍傳書。謂之千里衢。○夏六月。漢蒼以同拭爲中贊。賜姓魏。（比唐魏徵也。）○秋七月。漢蒼大舉擊占城。以杜滿爲都將。殿內判首阮帽爲招諭使。東都路安撫使阮鵬擧同招諭使。大軍將臨境。丁大中騎馬先諸軍行。遇賊將制吒難。交戰俱死之。占主巴的吏惧。遣舅布田進白黑象二。及諸方物。仍獻占洞之地。請退師。布田至。季犛脅使改表。併以古壘洞納之。因分其地。爲升華思義四州。置升華路安撫使、副。以轄之。其原頭爲新寧鎮。占城收其近便人民。還國。存者補爲軍。○漢蒼調除順化路安撫使阮景眞。爲升華路安撫使。景眞上言。請依

漢、唐故事。募人納粟以實邊。或賜爵。或免罪。各有差。季犛批云。識得幾字。能說漢唐事。所謂啞人能言。只取笑耳。◯漢蒼以效正侯制摩奴仛難。爲古壘縣上侯。鎮思義州招撫屬占之衆。以圖進取。◯造雅樂。以文官子爲經緯郞。武官子爲整頓郞。習文武舞。◯八月。漢蒼築郊壇於頓山。行郊祀禮。大赦。是日。漢蒼坐雲龍輿。出自南門。宮嬪命婦文武朝臣。逐次陪從。婦人冠服減夫一等。本身貴者不減。前代故事。有謁二等禮儀。百官騶從甚盛。三年一行大禮。天子坐太平車。刻木作偲人形四十。綉衣執旌前導。或於朱雀池乘小舟錦纜以引之。二年中禮。坐百禽椅。每年小禮。坐小椅。未嘗郊祀。漢蒼始行之。以獻爵時手顫。顫音戰。四肢寒掉也。酒瀉于地而止。◯漢蒼新定諸稅例。田租前朝畝徵粟三升。今徵五升。桑洲前朝畝徵錢九鏹。或七鏹。今徵上等畝鈔五緡。中等鈔四緡。下等鈔三緡。丁男歲供錢。前徵三鏹。今照田止五高。徵鈔五陌。六高至一畝。徵一緡。一畝一高至五高。徵一緡五陌。一畝六高至二畝。徵二緡。二畝一高至五高。徵二緡六陌。二畝六高以上。徵三緡。丁男無田。及孤兒寡婦有田。停徵。◯士人阮稟上書。以爲前胡宜遜位。退居金甌。後胡尊爲上皇。太子芮正位官家。季犛大怒。以稟指斥乘輿。事情切害。斬之。

癸未。漢蒼開大元年。明太宗永樂元年。春二月。漢蒼起發無田而有財者。遷升華居住。編爲軍伍。路州縣官。相地居之。居某州則刺某州二字於兩臂爲記。次年發妻子後隨。中途遭風溺死。民多怨咨。◯漢蒼募民納牛賜爵。以給升華居遷民。◯漢蒼清化府路。爲京幾三輔。改清化府爲天昌府。併九眞、愛州。爲三輔。又改演州爲靈源府。併爲四輔。改建昌府爲建寧府。改大吏山爲金甌山。置市監。頒枰尺升斗。定鈔價。使相貿易。時商買多嫌

幣鈔。又立拒斥所高價閉肆護助之條。以罪之。○漢蒼禁宗室宮人。不得稱貴號。犯者罪之。○漢蒼命誅方術人陳德耀。德耀少時口容拳。手過膝。或曰。他日必貴。及長學方術。常以夜間擊析。作奇兵法。如有千萬人皷譟相攻之狀。又遍行各社。盜取巡邏人姓名。編爲軍籍。事覺。收捕得方術一書。僞印一顆。小劔一。銅析一。處陵遲罪。軍籍投之水火。不問。

○漢蒼創天昌諸陵寢廟。薦享其祖考。早晚血食。又創靈源、泡突諸陵寢廟。以享其先祖。京城創東太廟。以奉本宗。西太廟以奉外家陳明宗、藝宗。○明遣郞偹來告太宗即位改元。時明帝都金陵。燕王棣反。殺三司官。以兵向闕。所至克捷。入城恣其殺戮。建文自焚死。棣自立爲帝。改元永樂。時有詩云。江上黃旗動。天邊紫詔回。建文年已沒。洪武運重開。朝士遭刑戮。宮娥覩刼灰。誰知千載後。青史有餘哀。或曰。解縉所作。以此得禍。○漢蒼造小釘船。以擊占城。預分思義以南。至暹羅界。板達、郞黑白、及沙離牙等地。爲州縣。加范元瑰千牛宸二衛大將軍。領龍捷軍。行水軍都將胡問副之。杜滿領天綱、章聖、拱宸軍。行步軍都將杜元拓副之。水步合二十萬。並受元瑰節制。臨陣怯敵者斬。妻子田產沒官。諸軍入占境。大修戰具。圍闍槃城。欲陷之。以師行閱九月。絕粮不克而還。杜元拓以違都將令。免死徒兵。○占城求救於明。明人駕海船九艘來救。諸軍還遇諸海外。明人謂元瑰曰。可速班師。不可久留。元瑰自占城回。季犛責以不能盡戮明人之故。

潘孚先曰。元瑰本無將才。獨善於工作。以外戚之恩。特加侯秩。而是役冀以成其功。與漢武帝遣貳師李廣利。伐大宛。何以異哉。

○峽山人方士阮大能。以火鍼療人病。漢蒼除爲廣濟署丞。置廣濟官

屬。自此始。大能僞巧有力。能發强弩。後以廣濟令兼將兵戈營。調將崇威軍。○是時。明使往來。絡繹道路。有徵求者。有責問者。漢蒼令隨方救解。疲於奔命。○冬十月。漢蒼殺在北內官阮算等親屬。初明太祖嘗求火者。僧人按摩女。我皆徇情許之。數年放僧人秀女還。但留火者充內官。及成祖即位。有南侵志。遣阮算、徐箇、阮宗道、吳信等。爲使。訪問親屬。密告之曰。如有北兵來。揭黃旗。題內官某人姓名。親屬必不被害。事覺。盡收其親屬。殺之。

甲申。漢蒼開大二年。明永樂二年。春二月。漢蒼以新興府路安撫使兼東都判陳國傑。能築隄障鹹水。便民耕種。賞爵一資。○漢蒼遣潘和甫。遺白黑二象于明。先是。占城既貢白黑二象。及獻地以求緩師。既而又詭辭告明。謂胡氏侵地。及邀取貢象。至是。明遣使責問。故遺之。○漢蒼定試舉人式。以今年八月。鄉試。中者免徭役。明年八月。禮部試。中者免選補。又明年八月。會試。中者充大學生。又明年再行鄉試。如前年。時士人專業。期於進取。止得禮部試。遭亂中止。試法倣元時。參場文字分爲四場。又有書算場爲五場。軍人、俳優犯罪。並不得預補。初壬午。選壯丁貧者爲助役軍。又改陪衛軍。分爲左右行。號以禽獸。如鳳凰麒麟之類。以宗文武帶管之。○漢蒼開蓮港。自新平至順化界。泥沙噴起。用功不成。○化州腰海門決。漢蒼命以京軍塡塞之。○漢蒼造鐵釘船。以防北寇。有中艚、載粮之號。載粮古樓船。特假載粮爲名耳。上有棧道通行。以便戰鬭。下則二人搖一棹。季犛殺舊將軍胡松。先是。松既解職。請賣本家器械。不許。欲用之也。松又陰與故行遣梁元彪妻陳季女通。季犛怒曰。如珪如璋。出自松門。松與占降人制山拏謀反。陰結占城人。交通聲息。事覺。松及季女並

處死。○明遣行人李錡來。錡擅作威福。鞭笞伴送督辨等官。務令速去。不計日程。前使者自東都至西京。十二日。錡行八日。及到館。遍觀形勢。錡回。季犛恐泄事情。遣范六材追殺之。至諒山。而錡已出關矣。錡劾奏胡氏稱帝。並作詩有凌慢語。○漢蒼令官員不得着舄。惟許着生麻鞋。前代故事。正六品以上。方得着舄。○漢蒼令諸路蒸熟米。給升華等州。從黃晦卿之言也。○漢蒼令諸路編無田者爲窮人隊。○漢蒼禁天下諸人。不得用熟擣絹爲衣。止許畧擣。

乙酉。○（漢蒼開大三年。明永樂三年。）春二月。季犛殺士人阮翁喬、黎嶺。初季犛嘗作詩。戒漢蒼及元澄。其畧曰。天也覆地也載。兄弟二人如何不相愛。嗚呼哀哉兮歌慷慨。翁喬妻嘗出入宮中。以語翁喬。翁喬傳誦於華蓋橋。澄府學生阮錦、阮汝明。具以告澄。澄白季犛。季犛密令中都尹杜子徹捕之。子徹爲設盤飱誘翁喬。致下獄。翁喬失措。辭連黎嶺、杜蕞等。蕞迯得免。翁喬、嶺皆被殺。其何日宣等流遠州。阮汝明等坐聽。徙九眞州。後數月。子徹忽暴病。索筆曰。我與汝相訟。須臾乃死。後日宣又以黨死。○明遣使求割諒山、祿州之地。（時廣西思明土官黃廣成。□□告。謂祿州係本府故地也。）季犛命行遣黃晦卿爲割地使。晦卿以古樓等村凡五十九村還之。季犛責辱晦卿。以所還數多。凡彼所置土官。密令土人以毒鴆之。○漢蒼令各鎭源頭納椿木。武寧州許取古法陵烏米木。送各軍植諸海口。及大江要處。以防北寇。○歲饑。○漢蒼令諸府路州縣官。點視富家粟之多少。與民和糴有差。○夏六月。雷震東宮。（同乳奴死。）漢蒼命求直言。○赦。○漢蒼議移修東都宮殿於古列洞。時北寇將興。而民久憚遠役。故設此以收人心。然卒不果行。○漢蒼置軍器四庫。不問軍民。凡有巧藝者。皆充役。○秋七月。季

聲、漢蒼巡省京路山川及諸海口。欲知險易也。八月還。◯漢蒼命禮部試舉人。中選一百七十名。以胡彥臣、黎拱宸。充太學生裏行。瞿昌朝等六人。充資善堂生。資善堂。本朝太子學名。◯明遣內官阮宗道等來。◯九月。漢蒼命試吏員。◯漢蒼定南北班軍。分爲十二衛。殿後東西軍分爲八衛。每衛十八隊。每隊十八人。大軍三十隊。中軍二十隊。營十五隊。團十隊。禁衛都五隊。大將軍統之。◯漢蒼遣左刑部郎中范耕。如明求和。通判劉光庭副之。明獨留耕。而遣光庭還。◯季犛貶阮景眞升華路安撫使。以豐國監管幹阮彥元爲宣撫使兼新寧鎭制置使。季犛作詩賜之曰。邊郡承宣資壯志。雄藩節制有徽猷。青松保爾歲寒節。白髮寬予西顧憂。訓飭兵農皆就緒。解停鎭戍是何秋。勤勞勿謂無知者。四目原非蔽冕旒。◯季犛自以年七十。賜諸路父老七十以上爵一資。婦人賜鈔。京城賜爵及餔。◯漢蒼遣東路太守黃晦卿。督民夫築多邦城。以捍賊。時有神祠。爲其所毀。晦卿夜夢。神人來告。復修之。晦卿作詩有云。茅簷命也供樵爨。老木時乎厄斧斤。識者知其不善終。◯漢蒼令東都衛軍植樁。截白鶴江口。以禦賊自宣光來者。◯漢蒼詔諸路安撫使赴闕。與京官會議。或戰或和。有勸戰勿爲他日之患者。北江鎭撫阮均以爲姑和之。從他所好。以緩師可也。左相國澄曰。臣不怕戰。但怕民心之從違耳。季犛以檳榔金匣賜之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天命在乎民心。澄之言深得其要。不可以胡氏故。廢澄之言。

◯漢蒼命禁精酒。以其糜穀也。◯漢蒼罷鄉亭官。

丙戌。漢蒼開大四年。明永樂四年。夏四月。明遣征南將軍右軍都督同知韓觀。參將都督同知黃中。領廣西兵十萬來侵。假送僞陳王添平還國。觀留界首

不行。八日。黃中犯洽涇關。胡軍敗績。是日早。諸軍水步交戰。二衛大將范元瑰。振綱軍將朱秉忠。三輔軍將陳元暄。左神翊軍陳大僕皆敗死。左相國澄。舍舟上岸幾陷。急扶下船得脫。以彼軍少輕故也。惟左聖翊軍胡問自武高。引軍奄至。敗之。中料不敵。夜漏二鼓遁歸。右聖翊軍將胡射。北江聖翊軍將陳挺先已受命截支棱關。明乃解送添平。遣軍醫高景照。致降書云。黃總兵官差小人前來達官人。知這事情。先爲陳添平。走到朝廷。奏他正是安南國王子。以此差大兵來招。不期彼處百姓俱各不服。顯是虛誕。今退官軍回奏。遇關隘去處守把。路塞不通。今將添平來獻。放去幸甚。胡射許之。故俘虜雖多。而明人亦有奔逸者。獻捷畢。鞫問添平。是何宗派。添平不以告。令諸人有能認識者。賞爵一資。無敢認者。處陵遲罪。添平陳元耀家奴。卽阮康也。其俘囚兵。發居乂安種田。官吏留在京。付貴人家收養。○明內錦衣衛范質。言於漢蒼曰。劉光庭奉使。到北京。拜添平。卽日收光庭。斬之。○漢蒼賞戰功。爵各三資。胡射以聽明人擒送添平之計。致黃中等奔逸。而不得萬全。射與其下止得二資。內外文武表賀。辭不受。○初明人之入境也。令人民禾穀並除去。諒州、武寧、北江、嘉林、三帶清野蕭然。明人退。人民復業。○漢蒼遣三江安撫使陳恭肅。如明求和。且解添平事。愛州通判枚秀夫副之。僉判蔣資爲從事。明留之。後獲二胡。始放還。○漢蒼召升華宣撫使阮彥光。爲大理正。以義州鎭撫使黎光祖。行升華宣撫使。晦卿以行遣左司侍郞。兼領升華太守新寧節制。專治一方。杜滿解尙書令右參知政事。以行遣兵部尙書、兼千牛衛大將軍杜人鑑。代監天綱軍。內人吳免爲行遣尙書令右參知政事。兼知天昌府諸陵。○六月。報天塔頂落。東都安

撫使黎凱不報。貶一資。行遣門下右司郎中陳彥昭罷爲戶部尚書。以簽知內密兼知審刑院事院譴。爲行遣門下右司郎中。○漢蒼增補鄉軍。以有爵者權押。募亾命人。爲勇悍軍。置千百戶以管之。○季聲蓼神人誦詩云。二月在家。四月亂華。五月風波。八月山河。十月龍車。○秋七月。漢蒼令諸路樹柵大江南岸。自多邦城至嚕江。諒州至住江。以爲守備之計。○漢蒼令三帶北江之民。儲蓄過江於荒閑處。營造房室將徙居焉。○漢蒼徵舊官。聽候儲用。○九月。明遣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副將軍印新成侯張輔。參將榮陽伯陳旭。領兵四十萬。犯坡壘關。一伏一行。更番相濟。征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。參將右軍都督同知豐城侯李彬。亦領兵四十萬。犯富令關。鑿山伐木。開道進兵。二道兵總八十萬。十一月。會白鶴江。列營大江北岸。直抵住江。漢蒼令大江軍。聽左相國澄節制。住江軍聽簽聞朝政胡杜節制。外連水軍戰艦。岸上兵象。對壘未嘗一戰。先是明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。以總兵掛征夷將軍印。領衆南侵。能至廣西太平府卒。能預出榜。數胡氏之罪。及揚言尋陳氏。復其王爵。至是。輔、晟等。多以木牌書其榜。順流放下。諸軍見者。謂其必然。且厭胡氏苛政。罔有戰心。○莫迪、莫遂、莫遠及阮勛冒姓莫者。皆不得志。迎降於明。明並授以官。後遂至參政。迪指揮使。遠鹽運使。勛布政使。(遂、迪、遠莫挺之之孫也。)○冬十月。明人復至瀘江以北。復清野如初。○十二月二日。明人奪越池木丸江岸。及白鶴江椿。左聖翌軍將胡射失守。移陣大江之南。七日夜。明人舁(音于。對舉也。)船。出天幕江州北岸。軍將陳挺敗之。明將以其退者行軍令。衆皆效死。自願立功。九日夜。明人襲胡軍於木丸州。左神翊軍將阮公瑰方以女色自娛。不爲備。船燒殆盡。全軍陷沒。寂

無戰聲。上下水軍。莫有救者。但遙請左相國澄。誰可代守。明人遂渡江。造浮橋以濟。十二日早。明人張輔率都督黃中。都指揮蔡福。攻多邦城之西北。沐晟率都督陳濬等。攻城之東南。積屍將與城齊。猶且進戰。無敢止者。天長軍將阮宗杜等穴城以出象。明人以火箭射之。象退縮。明人隨象以入。城遂陷。沿江諸軍大潰。退據黃江。明人入東都。擄掠女子玉帛。會計粮儲。分官辨事。招集流民。爲久居計。多閹割童男。及收各處銅錢。驛送金陵。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八終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九

後陳紀

簡定帝

（諱頠。藝宗之次子也。舊號簡定。胡氏改封日南郡王。胡末起兵。興復陳室。在位二年餘。○帝無撥亂才。又棄其輔。自取滅亡。非不幸也。）

丁亥。興慶元年。（十月以前。漢蒼開大五年。○明永樂五年。）春二月二十日。胡左相國澄進軍嘈江。明人據兩岸夾攻。澄軍敗績。退保悶口。季犛、漢蒼。並回清化。京路多從賊以叛。胡杜、胡射。棄平灘過太平。太全至悶口。併力築壘。鑄火器。造艨艟。以拒敵。募登者賜身爵丁男。妻宗姬給田十畝。○胡侍中陳元祉與天徽公主。率避亂人民。出塗山。中書令陳師賢與天嘉公主。泝大江。並降於明。○胡神丁軍將吳成。順風乘潮進擊。突至膠水。輔、晟分兵兩岸截之。成勢孤陷陣死。贈驍衛將軍。○建興人阮日堅。聚衆殺鎮撫

使潘和甫降于張輔。後日堅驕矜不法。輔殺之。明人與胡軍對壘。日夜相攻。暑雨疾疫。淖濕難居。乃移屯鹹子關。立塞以嚴備之。左相國澄及胡杜亦移軍黃江。又迎季犛、漢蒼。至自清化。時京路人爲明人役使。及失家屬。自懷怨憤。軍人丁男。各詣軍門。自效立功。○三月三十日。胡左相國澄、胡杜、杜滿。進軍鹹子關。胡射、陳挺。領南岸步軍。杜人鑑、陳克莊。領北岸步軍。阮公拯。領艨艟一百艘。爲前鋒。澄、杜在營中。杜滿、胡問等。領水軍。水步合七萬。號二十一萬。並進。明人遂分步水。二面衝之。胡兩岸步兵倒戈赴水死。惟水軍得脫。然艨艟粮船皆沉溺。無一人生還者。時胡射知明人有伏。不肯進軍。胡杜令人讓曰。將軍何不討賊。射遂進敗績。北江安撫使阮希周爲張輔所擒。希周罵輔爲殘賊。輔殺之。○夏四月朔。明詔遍求陳氏子孫。立爲國王。官吏耆老人等。累稱爲黎氏滅盡。無可繼承陳後。請安南國本交州。願復古郡縣。與民更新。置交趾都指揮使司。承宣布政使司。提刑按察使司。及衞所府州縣各衙門。以都指揮呂毅掌都司。北京行部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。仍禁差發。及停徵諸稅三年。○季犛、漢蒼。率將佐官屬。過海回清化。二十三日。明人犯濕江。胡軍不戰而潰。二十九日。明人犯典更海口。胡軍捐舟自潰。二胡欲避深江。不果。○魏弒請二胡焚身。曰國已近亾。王者不死人手。季犛怒斬之。○五月五日。明人犯日南州奇羅海口。阮大阮大先事胡氏。後叛胡降于明。至是引明人來侵。獲右相國季狔。及其子刋中都元咎。十一日。明人犯永寧。衞軍王柴胡等七人。獲季犛於止止灘。交州右衞軍李保等十人。獲左相國澄於奇羅海口。十二日。莫邃下頭目阮如卿等。獲漢蒼及其太子芮於高望山中。胡杜、范六材、阮彥光、段擊、擊音遂。皆被擒。其餘陳日昭、阮飛卿、阮謹、杜滿並已先

降。惟行遣右參知政事吳免、直長、裔表赴水死。免之死也。其妻阮氏。仰天嘆曰。吾夫事主。一生受祿。今而死節。是得所也。又何怨乎。妾若苟活。豈無所之。但夫道君恩。一時辜負。吾不忍也。寧相隨耳。言訖。亦赴水死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吳免之妻阮氏。非徒死義而已。其言足為世勸。故表而出之。

○初二胡之到奇羅也。欲奔新平。民有父老。拜謁曰。此處名羈黎。上有天擒山。其兆不祥。願勿留。斬之。至是果於此就縛。○明人計所獲府州四十八。縣一百六十八。戶三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。象一百一十二。馬四百二十。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。船八千八百六十五。○初黃晦卿受命治升華。到郡時。以土官大知州鄧悉、范世矜為腹心。悉與左州判阮嚕。素以功相忌。會二胡西行。為明人所逼。書報晦卿。取遷民三之一。併土軍。使嚕領之為勤王。及勅封古壘縣上侯制摩奴茞難。為升華郡王。以撫占城之衆。晦卿皆隱不以示衆。及占城舉兵欲收故地。遷民驚散。晦卿等回化州。獨摩奴茞難與占城相拒。勢孤力屈。為占人所殺。晦卿先於義州。約衆盟誓。嚕知悉與晦卿有異圖。嚕不預盟。晦卿之回化州也。嚕領遷民陸行差遲。悉水行先至。順化路鎮撫使阮豐拒之不納。悉力戰殺豐。遂入城。又與嚕戰月餘。嚕無援。乃挈家去占城。晦卿以嚕母及家屬殺之。占城授嚕大官。後明索嚕。至金陵。假授湖廣指揮使。尋殺之。二胡既敗。世矜回新平。迎降明人於乂安。領張輔知府。剳擄掠人民而還。占城復據升華因寇化州。悉請官屬於輔以管之。占城引軍還。至是。悉令人送晦卿歸。至丹哈海口。自刎死。輔以其首。梟東都市。○張輔、沐晟。差都督僉事柳昇。橫海將軍魯麟。神機將軍張勝。都指揮俞讓。指

揮同知梁鼎。指揮僉事申誌。俘送季犛、及其子漢蒼、澄、澈、汪、孫芮、澑、范、幼孫五郎、弟季貔、姪元咎、子辯、叔騂、伯駿、廷煒、廷爌、將臣東山卿侯胡杜、行遣阮彥光、黎景琦、將軍縣伯段擊、亭伯陳湯夢、中郎將范六材及其印信。至金陵以獻。◯胡氏之到金陵也。明帝問曰。中國如此。何不畏服。而敢憑陵抗拒。具以不知。對曰嘗告諸來使者。不爲不知。明遂以王汝相、同房栩、阮均、黎師凱。假授京北侍郎、山西、陝西、山東參政。遣人護送。中途殺之。◯秋七月。暴風大水。明人以山林隱逸。懷才抱德。聰明正直。挺身自拔。明經能文。博學有才。練達吏事。能曉書算。言語利便。孝悌力田。相貌魁偉。膂力勇敢。慣習海道。磚巧香匠等科。搜尋各人正身。陸續送金陵。授官回任。府州縣稍有名稱者皆應之。惟裴應斗以眼疾辭。下齊學生李子構等數人。隱不出而已。時有諺云。欲活入隱林山。欲死吳朝做官。及我

太祖高皇帝除殘。僞官有惡名者。盡誅之。果如其言。◯張輔以阮大擒二胡有功。劄付交趾都指揮使。大驕矜有德色。多爲不法。荒色縱酒。潛懷叛志。輔殺之。◯八月。張輔、沐晟班師。留都司呂毅。尚書黃福。鎭守。（福山東昌邑人。）初黃福督廣西土兵。調運粮儲。隨軍進征。至是留之。福爲人聰慧。善應變。有治民才。人服其能。

潘孚先曰。胡氏亾國。阮希周罵賊。胡射、杜人鑑（人鑑杜滿之子也。）陣亾。黎景琦至金陵不食。若此之類。似可以死節稱。然希周嘗勸胡氏殺陳族。人鑑父子陳氏舊臣。所謂同惡相濟者也。射之兄翁善被黨死。射不以介懷。又爲敵愾。所謂徒知食祿死難之爲義。而不知其人之不義也。景琦爲人。適己自便。竊取祿位。不死於簒奪之時。而死於喪亾之

日。不足稱也。他如吳兗、阮令、喬表。本是宦官之臣。其死宜矣。嗚呼楊雄投閣。非不忠且義。而臣莽之罪難逃。召忽之死。不足以善其道。然反側于寧不惕。然爲之寒心也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昔夏徵舒弑陳靈公。中國不能討。楚子入陳。殺而轘諸栗門。春秋與其討也。胡氏弑陳順宗而簒其國。陳沆、陳渴眞諸人。謀誅之而不能克。身死之後。七八年間。無有能再舉者。自謂國人無敢誰何。然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而天討之在天下。不容一日捨也。國人誅之。不克。鄰國人誅之。可也。鄰國人誅之。不克。夷狄誅之。可也。故夫明人得以誅之也。至於假仁義。荼毒生靈。則是一殘賊爾。故我

太祖高皇帝。又得以誅之。嗚呼大惡之罪。豈能逃天討之誅哉。天理昭昭如是。吁可畏也。

○冬十月初二日。簡定帝即位于長安州謨渡。建元興慶。先是。張輔榜收陳氏宗室。及舊臣頭目以歸。帝竄身。潛行至謨渡。天長人陳肇基率衆立之。以舊號稱。四月。明人犯行營。新集之軍。不戰而潰。遂西幸乂安。暫駐焉。化州大知州鄧悉聞之。殺明官。領衆來會。進其女充後宮。帝封悉爲國公。共圖恢復。○明人疑土官右參議裴伯耆懷異。捕送金陵。伯耆（下洪扶內人。）本陳渴眞黨。稱南朝忠義臣。出亡明國。會見僞陳王添平先到。明人問識否。伯耆以不知對。及明送添平還國。問合用幾多人。添平曰。不過數千。到彼則人自服。伯耆曰不可。明帝怒廢伯耆。陝西、甘肅安置。及添平敗。召伯耆還。勅賜諄諄以立陳氏。伯耆當作輔臣爲言。使從軍以授是官。伯耆不預同僚衙門。但家居橫驛。多收舊官之失所者。時

東潮土豪范振立陳月湖爲王。於平灘。題招安旗。曰忠義軍。故明人疑之。陳月湖爲明人所擒。范振遁。○十二月。命陳元樽、陳楊庭、舊行遣陳彥昭。復與范振收兵於平灘。未幾潰散。奔乂安行在。○誅僞官陳叔瑤、陳日昭。及其下六百餘人。初明人以陳氏宗室陳叔瑤（陳元旦之子也。）守演州。舊將軍陳日昭守乂安。至是帝卽位。以不先奉迎誅之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天下大亂。乂、演之人民。未知眞主。叔瑤宗室子。日昭舊將軍。受明官爵。守其土。統其民。民能無從乎。誅叔瑤、日昭。可也。其衆撫而用之。無感恩乎。乃多殺戮。何以爲仁義之師哉。黎巇、黎元鼎潛兵於喝江。謀襲重光帝。帝止誅巇、元鼎。餘皆赦之。視簡定帝何如也。

○是歲饑疫。人民不得耕種。死者相枕。

戊子。二年。（明永樂六年。）春正月三十日。明將張輔、土官莫邃等。犯演州。帝與鄧悉。以衆寡不敵。南行化州。明人追之。犯布政海口。范世矜迎降。輔箚授新平知府。及置流官分治。輔還東都。夏四月。鄧悉奉帝。復幸乂安。○明詔。畧曰。尙念餘衆。因本愚昧。或迫饑窮。或爲强所驅。或爲姦所誘。事非得已。情有可矜。概而罪之。朕實不忍。詔書到日。咸赦除之。交趾所屬軍民。衙門官吏。體朕至仁。務隆寬恤。無爲嚴急。無肆侵漁。一切不急之務。俱且停罷。○六月十六日。鄧悉大破叛臣范世矜於日麗海口。獲之。及其姪范棟高。送行在誅之。先是。世矜受明官。作威福。僭稱睿武大王。至是集衆。據安代山。悉討平之。○秋九月。地震。屋舍樹木如傾。○冬十月。國公鄧悉調順化、新平、乂安、演州、清化等路軍。進討東都。師經長安、福成等處。舊官屬及諸豪傑。無不應從。悉擇其才。各置以官。○十二月

十四日。國公鄧悉大破明師於逋姑桿。時明遣總兵沐晟。以黔國公掛征夷將軍印。領兵五萬。復自雲南至逋姑。會帝亦自乂安至。軍容整肅。方潮強風勁。令諸軍守樁。及登兩岸築壘。晟亦分水步相持。帝援桴鼓之。令諸軍乘機縱擊。自巳至申。明人敗北。斬兵部尚書劉儁、都司呂毅及新舊軍十萬餘衆。獨沐晟走脫。奔古弄城。帝謂諸軍曰。乘破竹之勢。席卷長驅。疾雷不及掩耳。進攻東關城。破之必矣。悉曰。且收餘寇。毋致後患。猶豫久不決。東關守兵赴援。接沐晟回。悉分軍圍各城。檄諸路行軍討賊。

潘孚先曰。鄧悉但知行軍之爲急。而不知救東都之尤急。東都國之形勢。據東都則諸路無不應。而中州豪傑皆在焉。舍此不圖。分軍散處。所以號令不一。卒至傾覆。宜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唐太宗之用兵。多乘破竹之勢。以取勝。蓋有英雄之姿。而將卒素所練習也。帝計決勝。而悉不從。固爲可惜。然悉蓋料帝非太宗之雄。而兵自遠來。粮或不繼。京路之兵未集。寧守什圍伍攻之法也。不然古弄城距逋姑不過半日。而尚不能乘破竹以進。況東關乎。計未爲甚失矣。在帝信讒而遽殺之耳。嗚呼鄧悉破勍敵之後。經營纔旬月間。功未及半而死。非其罪。傾覆之禍。豈悉之罪哉。

○官軍至建昌府。土官同知陳國傑竄林中餓死。黃福聞之。爲之立祠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國傑之餓死。非爲明守節。耻前日之受明官也。此可見羞惡之心爲義之端。惜乎國傑之不能耻於其初也。

己丑。三年。三月以後。重光帝元年。○明永樂七年。 春二月。殺國公鄧悉及同知樞密院事參謀軍阮景眞。時帝次黃江。內人阮蕒。蕒或作蕢。學生阮夢莊。密奏。阮景眞、

鄧悉。專權予奪。若不早圖。恐後難制。帝召二人至。扼殺悉。景眞奔上岸。力士追斬之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帝幸脫險陷之中。求濟國家之難。得悉父子將才。景眞父子謀畧。足以與恢復之功。成中興之業。逋姑之捷。國勢復振。乃聽豎子讒間之言。一朝殺二輔臣。自剪其股肱羽翼。事何由濟。故君德貴乎剛明。剛則能斷。明則能察。于時帝召二臣至。引二豎。數以讒譖大臣之罪。立斬之。則威令行。而悉等勇益奮。感益深。設有專權之萌。豈不畏威而自戢。何患難制哉。既不能然。則淪胥以溺而死而已。

○阮景眞子景異。鄧悉子容。皆憤其父死非辜。領順化軍。回清化。奉迎入內侍中陳季擴。至乂安。立爲帝。○三月十七日。帝卽位於支羅。改元重光。以阮帥爲太傅。阮景異爲太保。鄧容同平章事。阮章爲司馬。簡定帝守御天城。與明相拒。帥等會軍。潛襲獲之。○夏四月七日。興慶太后與行遣黎藏。黎元鼎。潛起兵於喝江。謀襲重光帝。乂安人阮棹泄其事。重光帝誅藏。元鼎等。餘皆赦之。二十日。阮帥等引興慶帝。至乂安三制江。重光降服下船奉迎。時天地陰噎。忽出彩色黃雲。衆皆驚異。乃尊興慶帝爲上皇。同戮力擊賊。○五月。重光妃殂。○六月。興慶太后崩。○秋七月。淫雨兼旬不止。○明總兵沐晟遣黃羅來。帝令人接於清化弩江。

○二帝出師討賊。上皇進兵下洪。帝師進平灘駐營。明人閉城自守。帝令四五日一次出哨。諸路豪傑皆響應。惟三江知府杜維忠（維忠洮江土豪。）保養明官。不從而已。會總兵張輔以英國公掛征夷將軍印來援。明人復振。上皇乃棄船上岸。如天關鎭。帝疑上皇有異志。令阮帥追之。不及。張輔分軍躡至。併獲太保陳希葛及寶璽。俘送金陵。尋被害。八月。重光帝

與張輔相持於平灘。帝分命平章鄧容守鹹子關。時頗乏食。容分收兵穫早稻。以供軍食。明人覘知之。以水軍犯鹹子關。容軍自潰。帝聞失守。自度不支。乃引軍回乂安。復圖進取。輔所至多行殺戮。或積尸爲山。或抽腸繫樹。或煎肉取膏。或炮烙爲戲。至有剖胎爲二馘以應令者。京路以次受降。其遺民盡掠爲奴婢。及轉賣。去而四散者矣。尚書黃福復設官分任。清化以北諸府縣土人有能招安。及殺掠有功者。張輔並箚授官。黃福請陞太原、宣光二州爲府。○是歲饑疫。甚於前年。

重光帝 諱季擴。慇王頠之庶子。藝宗之孫。簡定帝之姪也。在位五年。○帝遭時板蕩。勵志圖回。天不祐陳。飲恨以死。悲夫。

庚寅重光二年 明永樂八年。春正月。張輔令明人於近城去處。增置屯田及徵太原、宣光、三江稻穀。爲軍儲。○夏五月。帝率阮景異等。進軍下洪羅津。破都督江浩軍。乘勝逐北。進軍平灘。焚毀明人船寨殆盡。○是時。豪傑從風響應。清化人同墨號爲擄掠將軍。殺破賊徒。不可勝紀。明指揮左翟就擒。王宣 一作王亶。勢究自刎。與慶帝授墨清化郡府管。又有阮銀河。雖不及墨。亦諸豪之尤者。清威黎蘗殺都司盧旺父子於玉傘橋。又據慈廉。明人畏憚。清潭黎康、長安杜槍、阮囂。亦擁衆拒敵。但節制不一。軍無統攝。後皆潰散。會張輔至演川。帝復引軍還乂安。○黃福請撥土官職田。隨其品秩。召人佃種。收租代祿。流官聽供兵。種田收穀。關支食米。

辛卯。三年 明永樂九年。春正月。張輔劄各府土官。以爲從征之役。有府州土官帶管者。有置千百長隸。以爲指揮千戶者。○二月。明詔赦。略曰。交趾既屬於職方。連歲未臻於休息。憫茲困弊之後。特敷寬恤之恩。庶使兆民。咸霑德澤。又諭官員軍民等曰。交趾之人。皆爲天民。既以撫之。皆朕赤子。彼一時從寇徒者。朕聞受戮。實惻然傷懷。豈忍使其如此。但作惡

者。止有數人。海濱山峒。百姓爲其所逼脅。或助與粮食。或帶領同行。到處爲寇。皆出於不得已。爲其所誤。非由本心。若能幡然自悔。咸與維新。爲惡止數人。於百姓無罪。其間挺然有勇敢見識之士。能執此數人來獻。必與之高官。加之重爵。若此等人。能洗心滌慮。改過自新。不但宥釋其罪。又必榮之以官。◯三月。明差官齎勑賜土官曰。爾以魁傑之才。敦厚之質。明達先見。昔輸誠効力。盡忠朝廷。撫念爾勞。特加顯職。今聞爾能修厥職。竭力建功。勦戮叛賊。固守境土。眷玆忠誠。豈勝嘉悅。玆者餘寇未寧。爾尚益懋乃功。戮力勦蕩。以紹前績。特遣人勞賜。爾其欽哉。服此寵命。◯秋七月。底江大水。決綴堤。漂民廬舍。◯九月。帝及阮帥等。分道進海口。獲土人指揮阮正於排淋。梟首而還。命行遣胡彥臣爲求封使。審刑裴訥言副之。齎表文方物及代身金銀二軀。先是。帝遣行遣阮日孜及審刑黎銀。求封。明帝怒。囚殺之。至是。再命彥臣等。行至燕京。明帝遣胡澄。托以恩意。問國主强弱。事情虛實。彥臣爲盡言之。訥言不屈。明假授帝。爲交趾布政使。彥臣乂安知府。使回。訥言具白彥臣漏泄國事。及授僞命。收禁誅之。◯以國娣長公主。嫁化州人胡具。拜爲司徒。仍命出清化禦賊。◯明捕參議解縉。囚殺之。（縉江西吉安人。）縉進士及第。除翰林學士。言事忤旨。出爲交趾參議。到司。又言交趾分置郡縣。不如因舊封建土豪。以相管攝。縱有所得。不償所失。所利不藥所傷。明帝覽奏大怒。以爲私於陳氏。不利於國。詔捕下錦衣衛囚之。病卒。至明仁宗卽位之歲。始得歸葬。家屬還鄉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直臣之言。非利於身。而利於國。然庸君中主。往往不以爲利。而欲害之者。由其蔽之也深。明太宗一萌喜功好大之心。貪

得我國。解縉豈不知言之觸怒哉。乃爲國不顧身也。太宗不從。黷武究兵。期於必得。縉之言時若未驗。及我太祖戡亂除殘。後王通蠟書。言使用兵如原征之數。得六七大將軍如張輔。方可圖之。縱得之不可守之。然後縉之言始驗。直臣之言。豈不利於國哉。在乎人主有以察之也。

○明人捕送敎授黎景恂于金陵。初景恂爲胡氏下齊學生。興慶元年。作萬言書。獻參議裴伯耆。有上中下三策。大畧以爲明國既有勅賜閣下。隨軍征進。俟胡氏成擒。擇陳氏子孫立之。加爵居國爲輔。見今設立布政司。授閣下以高爵。止給陳氏廟洒掃人。閣下苟能復奏辨官吏者老之所言。明陳氏子孫之未絕。而別宣詔勅。復封陳氏。此上策也。不能如是。乞罷本職。願爲陳氏祠官。此中策也。若戀其穹官。貪其厚祿。斯爲下矣。如出其上。則僕猶人參、甘草、枳殼、陳皮充於藥籠之中。惟閣下之用也。出其中。則僕願執籩豆奔走其間。亦惟閣下之所使也。出其下。則僕釣寂耕閑。以終餘年而已。及籍伯耆家。得其書以聞。令捉問之。近已亂亾。不知所去。至是新設交州學校得之。捕送金陵。下錦衣獄。居五年。與子太顛俱病卒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景恂三策。有丈夫志氣。其受明敎授職。出於隱逸而不免也歟。

壬辰。四年。明永樂十年。春正月。太原大慈父道阮芮起兵。往返三島山。爲明張輔所擒。○時京路皆附於明。百姓當差納粮。以從守任之差發。土軍造船屯田。以助總兵之役。演州以南不得耕種。○夏六月。明張輔、沐晟。引兵侵乂安。行在。遇阮帥、阮景異、鄧容等於讚渡。容、輔皆殊死戰。未決

勝負。帥、景異漂海而走。胡貝棄船登岸。容孤軍無援。遂輕船越海以遁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臨兵制勝之道。在乎協同心力。向使帥等與容同心力戰。容、輔未知誰勝負。蓋天不佑陳也。

◯秋七月。明遣總兵韓觀。以右軍都督同知。掛征南將軍印。來鎮守。◯明張輔令三江、宣化造船以給軍。◯明張輔等復寇乂安。行在清化、演州皆陷。◯冬十二月。明勅諭布政司、州府縣官吏、耆老人等曰。朕承天命。統治天下。惟使天下之民。舉得其安。交趾遠在海濱。舊爲中國之地。今已復故。軍民歸化。於玆有年。已立牧伯守令。及軍衛司選任忠良賢能者。以撫治之。朕夙夜在念。尙慮地遠民繁。化有不浹。不得以被國家愛養恩澤。今爾等皆忠良之臣。務體朕奉天愛民之意。興民之利。除民之害。順其好惡而革其奸弊。敎民以耕桑。使之不違其時。則衣食有所

養。敎民以孝悌忠信。導民以禮義廉耻。則風俗有以成。死喪患難。相恤相助。困究顛連。相賙相扶。老以訓其幼。少以事其長。各循其性。毋悖於禮。勿爲盜竊。勿爲欺罔。毋舞文以弄法。毋徇私以滅公。使之安生樂業。永爲無事之天民。共樂大平之盛治。則爾等克愼乃職。克共乃事。克承朕代天子民之德意。媲古之循良。名垂耀於靑史。豈不偉哉。◯諒山農文歷聚兵據其地。扼塞明人往來之路。殺獲無算。參政莫邃常領兵深入。中毒箭死。後文歷通其下妻。衆憤殺之。◯莅仁阮了招率陸那、武禮等縣人。攻掠明人。數年。帝在乂安。路阻不通。衆稍潰散。參議阮勛假爲婚姻。誘致殺之。

癸巳。五年。（明永樂十一年。）春正月。帝率阮帥、阮景異等。復將兵過海。至雲屯、海東及諸海濱。哨取粮食。擊明人之屯戍者。◯明黃福選取匠人及其家

小。送燕京。造船。〇二月。明張輔令軍人以鹽。易三江、宣化、歸化稻穀。爲軍儲。又募客商。納粟載船。回廣東、福建、浙江、四川、雲南等處。發賣。〇三月四日。帝復還乂安。軍人僅存十之三四。〇總兵韓觀。病死于東關城。〇夏四月。明張輔等。寇乂安。〇帝幸化州。命臺官阮表充求封使。齎方物至乂安。張輔留之。表怒罵輔曰。內圖攻取之計。外揚仁義之師。旣許立陳氏子孫。又設置郡縣。不惟掠取貨寶。抑且殘害生民。眞虐賊也。輔大怒殺之。〇六月。明張輔與沐晟。會諸將議攻取之計。晟曰。化州山高海闊。未易圖也。輔曰。生我也是化州。作鬼也是化州。未平化州。我何面目見主上乎。遂發舟師。凡二十一日犯順化州城。〇秋九月。明張輔等。與阮帥戰于蔡茄港。南北相持。鄧容伏兵象。夜襲輔營。容登輔船。欲生獲之。而不辨其人。輔急乘小船遁。明軍半潰。燒毀舟船器械畧盡。帥等不同併力。輔見容軍少。復來與戰。容軍奔潰。自是竄伏山谷。

〇史臣吳士連曰。蔡茄之戰。鄧容、阮帥。以孤軍敗亾之餘。當悍將勍敵之賊。容夜襲賊營。驚走其帥。燒盡舟船器械。非信有將才。能如是乎。然終於敗亾。天也。雖敗亦榮。何則容等義不與賊俱生。期於必滅。故能盡心竭力。左右重光。以圖恢復。五年之間。與賊持戰。雖有不利。志不爲衰。氣益以奮。力竭而後已。人臣爲國之忠。百世之下。猶可想也。昔魯與齊戰于乾時敗績。聖人不以敗諱。特書之以示榮。子讐戰也。不以成敗論。然則蔡茄之戰。明軍半潰。我軍力竭而後敗。榮矣夫。

〇冬十月。明張輔以都督黃中爲前哨。捍上流。阮帥遣刺客三人。載草順流至輔船。一人登船首。二人登船尾。輔覺覓得二人。殺一放一。仍賜以財。明日。會諸將議。黃中言不合輔意。輔怒數以守備不謹。致有刺客

之事斬之。諸將皆失色。○十二月。阮景異、鄧容等。爲明張輔所獲。景異面叱輔曰。我欲殺爾。反爲所擒。罵不絕口。輔大怒。殺之。而啖其肝。○帝奔老撾。輔令人索之。送至軍門。順化人皆降。陳遂亡。○初後陳之起兵興復也。舊鎮撫潘季祐。有謀畫贊成之功。累遷少保。及張輔寇乂安。帝幸化州。季祐降賊。輔大喜。旬日季祐病死。箚授子僚乂安知州。厚賞其家。僚以將相之賢否。兵數之多少。山川之險易。告之輔。於是決志平化州。

右陳十二帝。起丙戌。終己卯。共一百七十四年。幷後陳二帝七年。

史臣吳士連曰。重光帝以一旅之衆。圖復國於板蕩流離之餘。譬猶以一木支大廈於既傾之後。豈不知其勢之不回也哉。姑盡其所當爲。庶天命可回也。至於賊俘虜以歸。義不受辱。甘赴水死。與國俱亡。國君死社稷。帝其以之。而帝之諸臣。景異罵賊。欲其速殺。阮表數賊罪惡。以死。皆表表可稱者。獨胡彥臣奉使辱命。已受誅矣。潘僚告賊以國之疆弱。雖免死於一時。而我
太祖高皇帝又誅之也。嗚呼人臣之忠於國者。雖死其義。無咎。且流芳於無窮。其不忠背國者。不免於死。又遺臭於千載。有如此夫。

屬明紀

甲午。明永樂十二年。春正月。明張輔、沐晟招撫新平、順化。撥分官治。與土官同辨事。取勘人口。攢造戶冊。升華府雖有設官。而占城猶有長路占管。明但載空名而已。○京路仕官有避賊從重光帝如化州者。至是。有挈家去老撾者。去占城者。國人自是盡爲明人臣妾矣。○夏四月。明總兵張輔、沐晟。兵部侍郎陳洽。偕重光帝、阮帥、鄧容。還東關。各府州縣官。備禮

物圖帳彩旗來賀。令人送燕京。重光帝至途中赴水死。帥見重光帝已赴水沒。日與監守指揮圍棊。得慣以棋枰打之。墮水死。帥隨入水死。國統遂屬于明。○秋七月。明張輔箚各府州縣。凡軍家虜獲小厮婦女。而逃在各處者。捉送軍門。各官希上司意。多捕貧民流移者。解送之。○八月。明張輔、沐晟、陳洽北還。分軍鎮守。○九月。明黃福榜示各府州縣。設立文廟、社稷、風雲、山川、無祀等神壇壝。時行祭禮。○明禁男女不許剪髮。婦女穿短衣長裙。化成北俗。○冬十月。明開設學校。及箚訪求儒醫陰陽僧道。令府州縣。以禮敦請。從右參議彭道祥之言也。○明開懇田粮桑絲。每戶一畝。開爲三畝。是後勸課。戶口歲增。田每戶十畝。（謂每畝三高。十畝實三畝。）每畝徵粟五升。沙洲每戶一畝。徵絲一兩。每絲一斤。織絹一匹。

乙未。（明永樂十三年。）秋八月。明取勘金銀場。起夫淘採。及捕白象。采珍珠。重科

厚斂。民不聊生。海濱鹽場。禁民私賣。並令內官管鬧。又設立本場局使、副。以分管之。府州縣置稅課司、河泊所副使。○明開鹽法。先令本場使副督人煎煑。每月若干。送提擧司收貯。內官募商出金領布政勘合。大勘合開鹽十斤。小勘合開鹽一斤。方得發賣。如無同私鹽法。又禁行人例得鹽三碗鹹一堈而已。○九月。明黃福差官押路。送府州縣儒醫陰陽僧道正身。赴燕京。除授官職。回本衙門管事。仍令所在官司。給與盤費伴送。無者懲治。沿途應付口粮脚力。○冬十月。明總兵張輔。復以征虜副將軍來鎭守。○明開永安、萬寧水路。設置遞運水驛。直至欽州。又設馬驛。直至橫州。

丙申。（明永樂十四年。）春正月。明起送文武上官耆老。赴燕京。換總兵箚用部帖黃。實授官職。保陞參議阮勛。爲左布政使。知府梁汝笏、杜維忠。爲參政。

其餘陞知府、同知府、知州、同知州、知縣等官。因賜勅曰。昔平交趾。爾克輸誠効義。歸心朝廷。朕嘉爾誠。授以官職。爾自受命以來。能盡心竭力。奮忠敵愾。勦戮叛逆。撫安境土。勉修厥貢職。屢加陞賜。以彰爾能。今詣闕朝貢。眷茲誠悃。宜用褒嘉。今特陞爾爲某官。爾尙益勵忠勤。恪修臣節。勞來撫綏。俾其民各安生業。同享太平之福。則上天保之。爾茂膺爵祿。延及子孫。而爾之令名。垂諸簡冊。永永無窮焉。◯二月。明張輔劄閱土軍名數。取民戶三之一。分隸各衛所。每戶各三丁爲准。清化以南。人丁稀少。以二丁爲准。非衛所而有要害處。亦立堡柵。以民兵守之。◯秋九月。新安縣兵起。張輔平之。◯明招誘前朝舊官。假撥軍民衙門。辨事。轉送燕京。留之。奔競之徒。素非舊官。未得實授官職。亦挺身出。國內爲之空虛。居數年艱苦。往往逃回。◯明起送土吏滿九年者。留撥在京銜辨事。除未滿者放回。

丁酉。明永樂十五年。明內官馬騏奏。總兵張輔在交趾。選取士人壯勇者。爲圍子手。明帝疑之。召輔還。遣豐城侯李彬。以總兵征夷將軍代守。◯明遣監察御史。分司巡按。自此始。◯明兵部尙書陳洽。復贊總兵軍政。◯明定歲貢儒學生員。充國子監。府學每年二名。州學二年三名。縣學一年一名。後又定府學每年一名。州學三年二名。縣學二年一名。吏部勘合。仰交趾布政、按察二司。及府州縣官。期以明年正月一日。到京朝覲。不問正佐。但在任年深者。帶首領官吏同去。仍勘自甲午年七月。至本年六月。終三年內。戶口田粮等項。造須知冊。進呈稽考。◯黃福劄令豪富土官阮勛、梁汝笏、杜維忠、杜希望、梁士永、楊巨覺等。並以家人。赴燕京報效。營造宮殿。明帝曰。遠人艱苦。優賜遣還。

大越史記本紀全書卷之九終

Deacidified using the Bookkeeper process.
Neutralizing agent: Magnesium Oxide
Treatment Date: June 2008
PreservationTechnologies
A WORLD LEADER IN COLLECTIONS PRESERVATION
111 Thomson Park Drive
Cranberry Township, PA 16066
(724) 779-2111